



屏溪先生集卷十八

雜著

共三十

~ 16
2419
18



和
2419
30-18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雜著

大學圖說

中庸首章圖說

心性情合人心道心圖說

心說後篇

又書心說後

禽獸草木之性不可以仁義禮智名說

未發時氣質美惡辨

五常說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讀禹謨湯誥

偶記

夜氣章說

寒泉中庸首章及大學明德講義辨

谿谷漫筆論中庸首節章句品節之一段辨

讀三淵集拙修齋墓誌

握手結法解

夫為妻杖舻或不杖舻練禪有無考證說

書贈南士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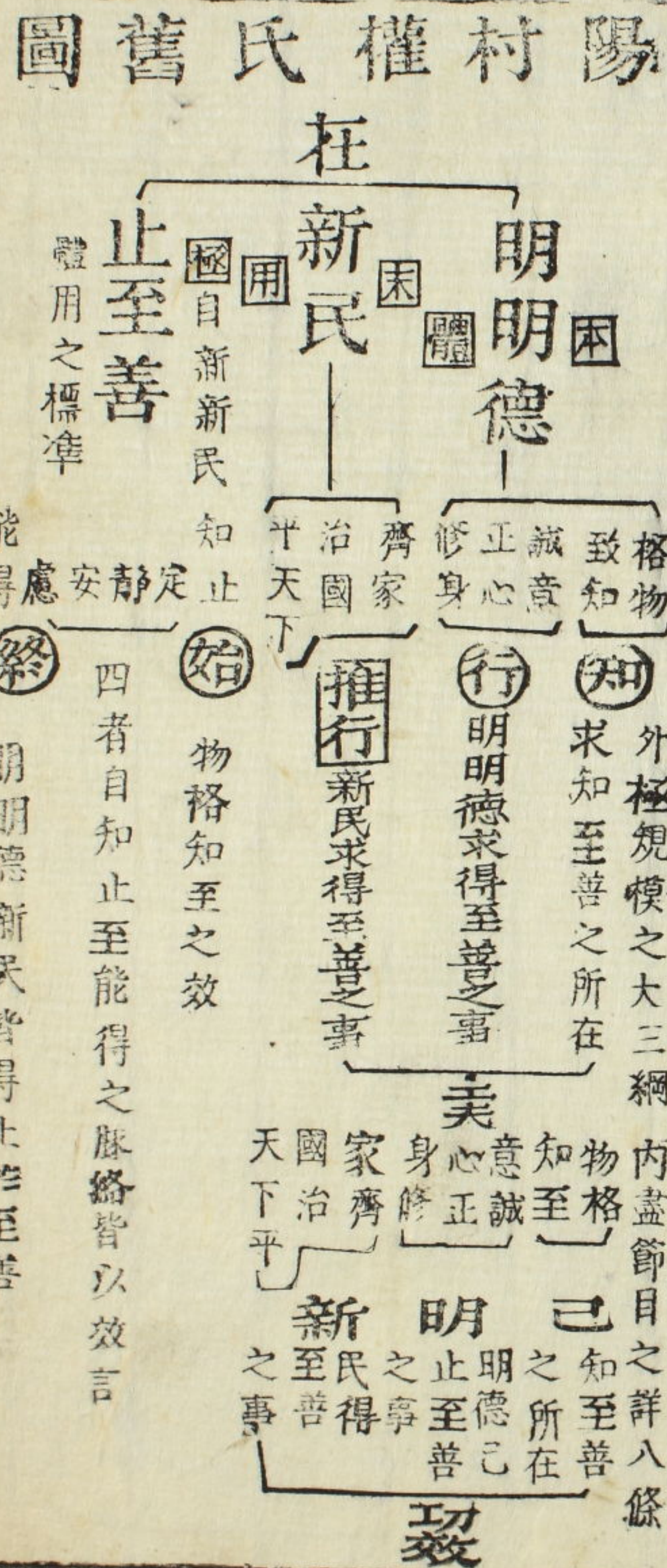
書與宋綱汝長男獅子晬盤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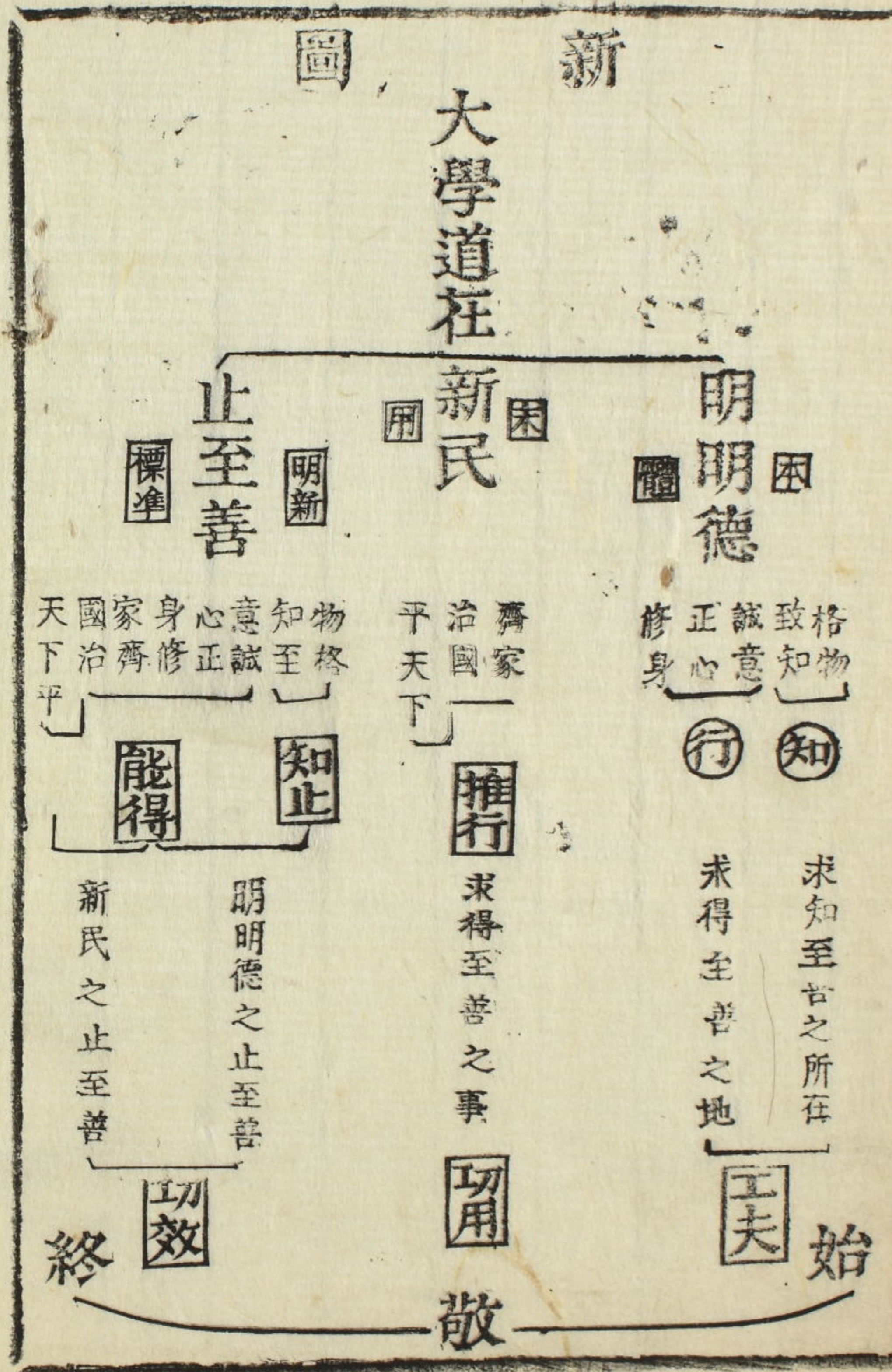
大學圖說

並序○壬子○序中明德說以下辛酉冬著



新

大學道在新民



此本出陽村權氏而退溪先生改若干字編於聖學
 十圖中矣大學專言三綱八目而至如定靜安慮只
 是知止能得之中間脉絡本不可以條目論矣權氏
 本圖八條目則無所該於止至善之綱而以定靜安
 慮列書於止至善之下八目之外別設他目其果如
 何茲忘僭猥手畫一圖如此蓋以經文三在字觀之
 明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三綱領者明矣列書
 於第一層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以類而分
 屬於兩綱且明明德新民謂當止於至善則此寶明
 新之功效物格以下天下平八目俱屬於止至善之

綱格致爲知誠正修爲行而齊治平卽推行也列書於其下爲求至善之工夫知止能得卽止至善之事亦列書其下而爲得至善之功效明德爲本爲體新民爲末爲用而止至善實爲明新之標準各書於三綱之左右工夫始於格致功效終於天下平書之末段敬之一字貫始終合內外而爲一篇之宗旨故歸宿於敬焉惟是第一句明德最難說橫渠心統性情之說朱子以爲說最精密然章句所釋則不曰心而曰虛靈不昧蓋心者舉全體說虛靈者只言心之光明處也朱子訓詁極有商量矣大抵明德者人之所

得於天云者通聖凡言之也不是聖人有此明德而衆人無之也又不是聖凡雖同有此明德而所謂明德有所不同也或曰聖凡稟氣之清濁各自不同心卽其氣之精爽也精爽旣不能不異則聖凡之心固自別焉光明亦心之光明子謂虛靈皆同而明德之不異何也曰徒知心之以精爽之氣而不能不異也

不知其虛靈之皆同則無怪乎明德之謂不同也何者精爽之不同雖如子之言然此所謂精爽實正通分上精爽也皆靈明活動自能知覺不拘於清濁無分於多寡而堯舜心上也自虛靈跼蹐心上亦也自

虛靈其所該之理皆以仁義禮智名之而其發而爲愛恭宜別之用以至日用萬事無不酬酢矣章句上下兩者字中間四句語皆釋明德之意實無別於聖凡矣曰今言虛靈之人人同有而以至具理應事之皆同云其體之具衆理固可同矣以言其用則衆人應事之或善或不善豈可與聖人泛應曲當者同耶曰章句之意只言虛靈之能應事而已未及到情字善不善之形見則此德純善體用固自在矣以言乎耳目則耳之靈能聽目之靈能視譬之於鏡鏡之靈能照只言其聽視與照則天下之耳目皆能聽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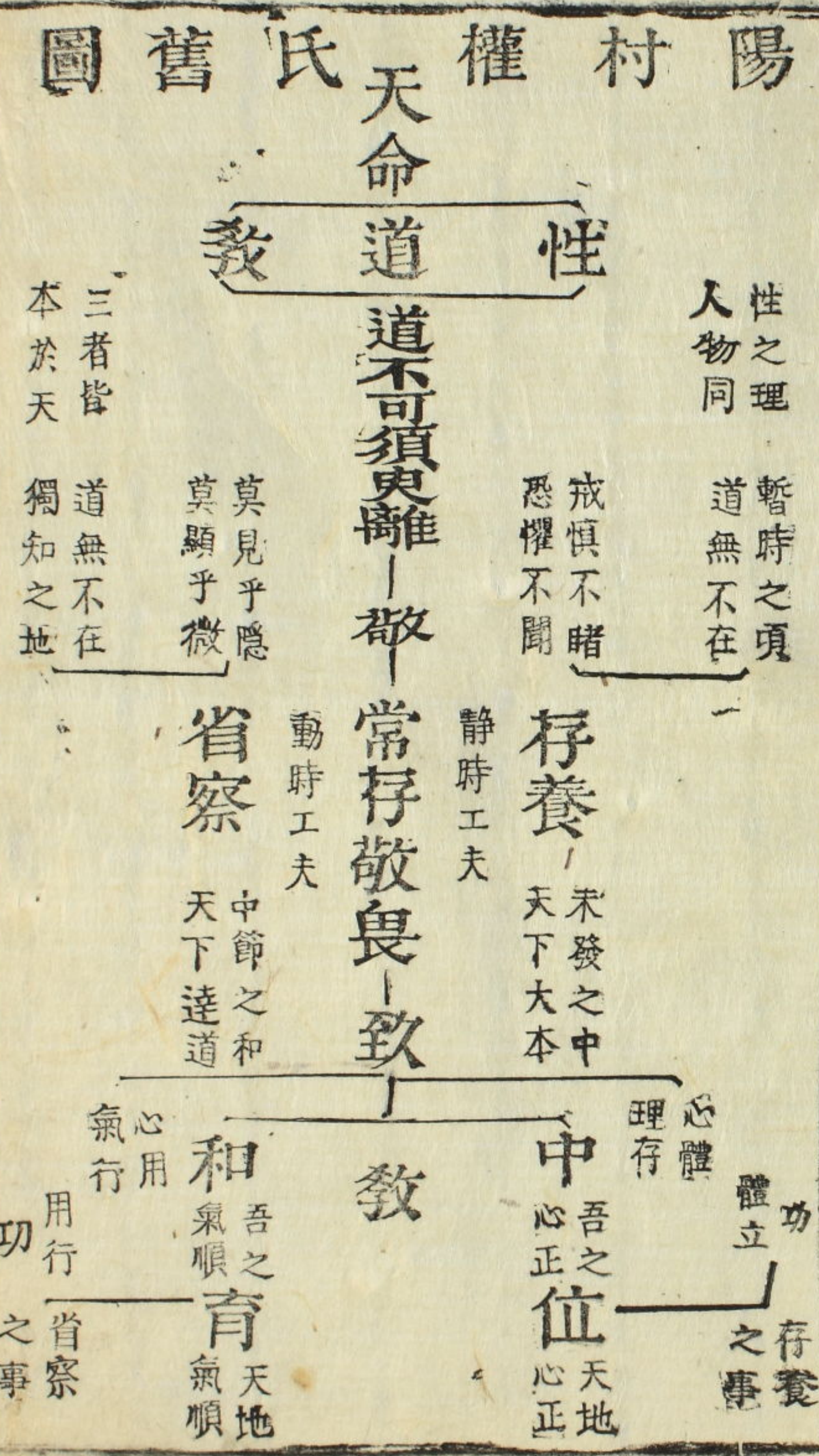
天下之鏡皆能照之也然就其聽視與照而論其善不善則天下之耳目雖皆聽視而其聰明與不能聰明人各不同天下之鏡雖皆能照而其光明與不能光明鏡各不同原其不同者則天下之耳目其氣各異而聰明之不同也天下之鏡其鐵各異而光明之不同也心之虛靈奚異於此堯舜虛靈底氣清明純粹故其發也正粟谷所論清氣之發其應事也無不善跖躄虛靈底氣全是濁駁故其發也惡亦粟谷所謂惡氣之發其應事也無有善焉此以清濁善惡之極者對言之也就其間言其分數等差則何啻千萬

以易見者言之聖人義理蠶絲固虛靈之爲也而賈人利析秋毫亦虛靈之爲也是其虛靈則同而虛靈之所諭有義利之異者的是虛靈底氣之不同故也是以於章句應萬事之下卽下但字而折轉之備言其所以異之實者蓋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性之直遂靡不中節則無更可言而衆人之不能直遂或中節或不中節者只是精爽之中濁穢之或拘人欲之斯生而然矣然以其本原體段自能活化非如肝腎脾肺之氣之局定而無所變故真體之明有時而闕見學者必因此而加克治操存之工用己百己千之力

以爲濁化爲清而愚而必明以至於聖賢之同造則人皆可以爲堯舜參天地者實在此矣曰章句所言氣稟者是指軀殼血氣之所稟也心者旣曰精爽之氣則何可混而同之耶曰所謂精爽固軀殼之氣之精爽也元非異氣也分言之則誠有別焉如云人心生於形氣則心者精爽之氣也形氣者耳目口鼻之氣也曰心氣之精爽則氣者形氣也精爽者心之氣也此以心與氣別而言之也若統而言之則一氣字中物也如大學序然其氣質之云中庸章句變化氣稟等語心包在氣稟中而言也此氣稟云云實統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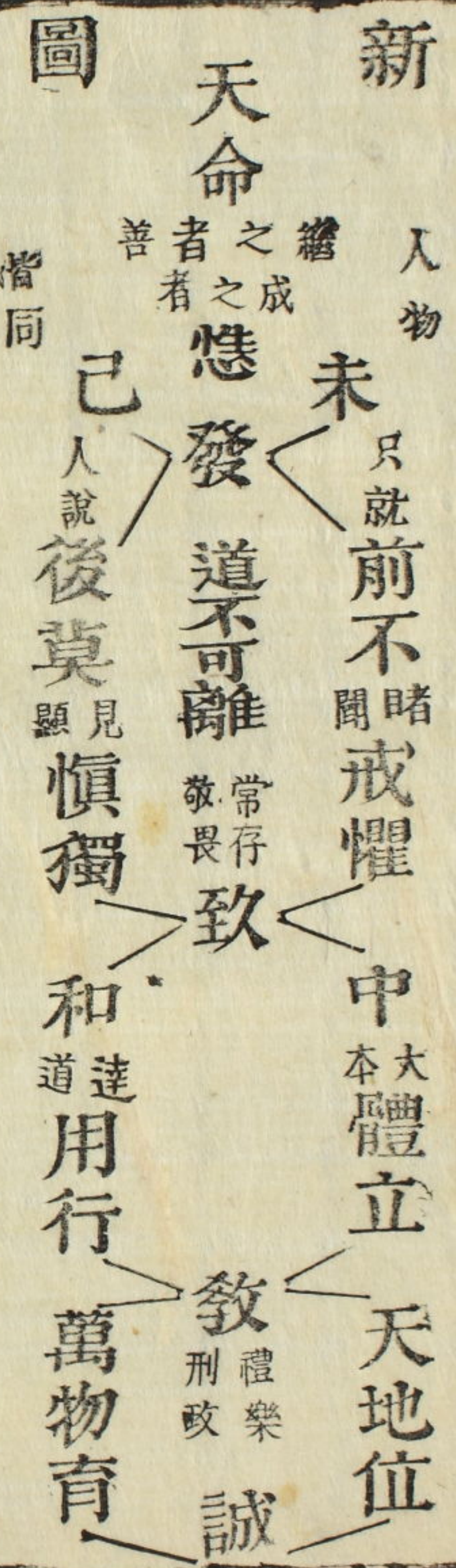
靈底氣言之也不可但以血氣論也今或以虛靈之皆同而至謂聖凡之心皆同則不但經傳文字無心同之說也揆諸理致決不如此或以為心之不同也謂虛靈之各異而推至於明德之有分數則不但有違於朱子之旨義理實不然矣覽者須知此而商量也

中庸首章圖說



卷之三十五 六

靜邊工夫 存養之事



動邊工夫 省察之事

陽村權氏作中庸圖而性道教三字列書於天命之下若大學之三綱領者竊不能無疑率性者道而修

道是教則道出於性教由於道此三字正合豎看而本不宜橫說也且權氏以教字列於上一層而又書於最下中和之間亦不可知也其左右所刻書亦似煩不緊切謹以愚見更著一圖如此天命之性自是一箇理宜無所分別而程子以為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則言天命只屬之天及說到性字實屬在我天以是理命於人物此易所謂繼之者善人物受是理而為性此所謂成之者性也蓋其曰性曰命非無陰陽五行已相榮衛而只是就這裏單言其理故為本然之性而純善無惡此通天下一性也然氣以成

形理亦賦焉則此理既在於氣而成性矣雖其單言而隨所成之形氣而位分各異故其名亦異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在天在人何莫非單言者而其所名稱既如是異矣何但天人之理異其名也雖在一人之性隨五氣之精爽而各稱其理故其名不能不異木上稱仁金上稱義禮智亦然又不但名稱之各異隨所在而理之實然者各自不同仁有慈愛之實以仁名之義有裁制之實以義名之若無仁義之實然則豈必假借虛稱而別其名哉陽之健陰之順同此義也健順仁義的是單言之理而以其

實然之異故固不嫌於名稱之各異矣雖其各異而本自單言初非兼氣而言者故所以謂本然之性此仁義禮智爲吾人本性之稱而耕馳飛躍則亦有耕馳飛躍之理爲其本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渾名之也雖不得以仁義禮智名之而理一本色固自在矣其各自爲太極全體純善無惡之性則無人物彼此之殊是以人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愛敬宜別之用牛率牛之性而爲耕馬率馬之性而爲馳騁魚各率騁魚之性而爲飛躍非是牛馬騁魚能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耕馳飛躍之用也明道先生之言曰萬物

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其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明道說率性之性即天命之性故朱子以為循吾本然之性其曰馬底性牛底性是本然之性而既不相做則况何可以喚做人仁義禮智之性之稱哉然耕馳飛躍亦莫非循其純善底自然之本性則太極全體於此而呈露無餘矣以聖人盡物之性者言之其所盡之者盡其本然天命之性只得止於耕馳飛躍而鳥獸魚鼈咸若而已豈使物物而如盡人

之性必盡仁義禮智之本然耶章句人物各得所賦之理者是言人物之性亦各得陰陽五行之理而為性云也其下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云云是言人物既各賦性則其勢不得不各循其各異之實理矣此人物之性同異之大略矣此以性道教為一篇之大旨而道字實該性教又大旨中一箇眼目新安所謂此道字上包性下包教者是矣此所以拈出一道字特申言之道也以下專就人說蓋以性道言之性體而道用只就道字言之道亦兼體用下君子之道費而隱可見矣此道也之道實兼體用包未發已發而至於戒懼慎

獨分屬動靜矣或曰戒懼即敬之之意敬固該動靜合內外者章句又言常存敬畏則所謂戒懼者亦兼動靜也何可與慎獨對待而專屬之靜一邊耶此固不然矣凡言戒懼固敬之之意誠可謂兼動靜而此云戒懼者戒懼於不覩不聞之時矣不覩不聞非靜而何戒慎慎獨同一慎字而其所慎之者有未發已發之不同時位而有屬靜屬動之別焉慎之於不覩不聞之際則所謂未發之靜而屬乎靜中之體立矣慎之於獨知之時則所謂已發之動而屬乎動和之用行矣在我之道既致中和之極而禮樂刑政之教

使天下之人人物物無不各盡於此道之自然則天地不期位而自能位矣萬物不期育而自能育矣此聖人之極功也要之在我之天命果能真實無妄則卒同歸於上天無聲無臭之誠矣故終之以誠焉

心性情合人心道心圖說

言則曰氣質之性
以此性兼此五氣精爽氣質粹駁而

七情之原於性命而發者



就此氣質上單指仁義禮智而言則曰本狀之性

七情之由於形氣而發者

或問心單言則氣而兼言則統性情其詳可得聞乎
曰理氣妙合化生萬物動植飛潛莫不因是氣而成
其形稟是理而賦其性然禽獸之橫生草木之倒生

所稟之理初非不同而隨其氣之偏全通塞亦絕不
同惟人稟二五正通之氣頭圓象天足方象地戴天
履地其形已能平正端直而所謂心者圓外竅中其
中方寸此即心之形質亦天圓地方而天包地之象
也以其屬火故本自光明又以其方寸虛故所稟正
通之氣之精爽該貯其中靈靈昭昭洞澈不昧此則
單言氣之心也第有氣則有理而只是理無為焉隨
所寓之氣之偏正而理亦偏正如肝腎脾肺各係水
木土金之氣則亦各有肝腎脾肺之理而其氣偏故
其理亦偏獨此精爽之心則五氣之所聚也五理咸

備而且其精爽之能靈昭也其所該之理全體粹然
是所謂仁義禮智信爲吾人本然之性此人與物心
性之大界分也其實非理之人與物之異也只是人
之精爽最靈於物而此性爲最貴也是乃統性情之
心卽所謂本心者從古聖賢論心皆此心也或曰聖
凡之性旣皆純善而其單言氣之心亦皆靈昭云則
聖凡之心亦皆無異然則聖凡之別果何在也曰聖
凡之別正在於單言氣之心敢不畢其說耶夫理則
同而氣則異凡屬乎氣則不齊者本色也人與物之
大界分雖若是之截然而只就人分上論之正通之

中實亦有多少般數聖人之稟五氣均亭純清純美
以其均亭清美之精爽故其心獨能清明純粹下聖
人以下則其所稟之氣雖正且通固不無多寡之不
均清濁之相雜矣其所謂精爽亦其不均相雜者之
精爽故其爲精爽也亦不免多寡清濁之千萬不齊
是知單言氣之心自其稟初聖凡固自不同矣聖人
清明純粹之心初無一分穢濁故天理常自流行而
人欲固無所萌矣若衆人清濁相雜之心其穢濁之
候因耳目之所接人欲輒相感引而天理因而益喪
矣明德章句所謂氣稟所拘非外面形氣之來拘也

實指此心稟初之濁氣爲拘也所謂人欲所蔽者亦非人欲之自外面來其蔽於心只是此濁氣之感於物則欲以之萌於內而蔽其本善之性也此蓋因穢濁之多少而有人欲之淺深因人欲之淺深而天理有分數之別聖賢之許多等級善惡之天壤懸絕其分正在於此此不可不知也或曰然則聖賢與善惡自其稟初而有一定之分矣賢果不得爲聖而惡者亦終不得爲善人耶曰豈有是哉聖賢之嘉訓懿誠開示後學者無非教人以誠之反之之道而畢竟昏明強弱同造一域矣蓋其精爽之氣既係靈昭界頭

本自活化故雖不無清濁之相雜本不如肝腎脾肺之一定於偏而不可變矣若加操存省察之工以盡澄治之方則濁穢漸消清明日升氣質之變化於此可言而能有以盡其性之全體矣舜禹之精一孔顏之克復所以相授受而爲萬世心學之要矣或曰果如子言學者之到變化氣質而與聖人同者無可言其未及夫變化之前則雖於未發之時其稟初之濁亦自相對而在矣顧此濁雜之中此性何能保本善之體而亦豈可謂立天下之大本耶且未發已發之義本然氣質之性其并詳說之曰未發者心之靜而

氣不用事時也未論聖凡之心其未發也則此心之氣至虛至清無一毫濁穢而氣像湛然蓋聖人之心本自清粹故固無間於動靜而聖人以下則所稟精爽既有分數出入升降之際亦或清或濁矣然其發也清亦發濁亦發惟其未發則必值清時而得之試觀常人之心其難爲未發之靜者何也動靜之際雖或有七情之未發若濁駁之一毫猶存則悠悠泛泛不胡走必昏倒而不得爲未發必濁駁之候澄然退聽而姑非應接之時則始能靜而爲未發矣然則此心非未發而能清也必清然後成未發也是以不成

未發則已若或有未發則當此之時其湛然氣像與聖人無異本善之性其體在是而惡旣無所形焉則大本之中無害於斯立矣是知聖凡之心本稟清濁雖不能不異其未發時湛一則無不同又雖未發時湛一之皆同然其本稟清濁之元自不同者未及變化則霎然之頃不能係此箇氣像而發後之善惡依舊此雖聖凡之同有未發而其久速踈數持不同耳第未發已發者氣之爲也本屬乎心心之未發則寂然不動此體也已發則感而遂通此用也就其未發已發上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純善而已其理之該

未發已發者曰氣質之性此則善惡兼焉兩性字亦皆該體用言之也或問如何而有四端七情之名如何而有人心道心之別何者善何者惡耶曰四者皆心之發後始有此等名目心所初萌發處摠名曰情蓋情者幾也幾善惡四者莫非情圈中事此所以情則固兼善惡而四端與道心則特其中善一邊者也人心則亦善惡兼焉第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而言之其當不當之別朱子既言之矣豈無善惡之可言而只孟子所言四端特指仁義禮智之直遂者而說即本然之良心也純善而已道心即吾心之原

於性命也如爲父孝爲君忠爲兄弟友愛等底凡由義理而發者也亦純善矣人心是吾心之爲自家所係聲色臭味而發者也雖其所不能無者而易流於人欲故固有善不善矣或曰七情與四端人心與道心各相對待義例亦同否曰不然人心道心其所由發之地各占界分固可對待雙說四端則只是七情中善一邊而包在七情豈可以全體與一邊者各占地頭對待雙說耶其爲體裁固自不同矣或曰子既曰人心兼善惡其善者非義理者耶然則人心之善者亦可謂道心也曰不然人心之所以名者只爲

形氣而生者也如以飲食男女言之其為飲食男女而生者當於理則此只是人心之善者何可喚做為道心耶若以人心之善者便謂之道心則人心只是惡一邊而已其可乎哉大抵以理氣言之理主張而氣為之用至以成物者言之有形氣而後理隨而賦焉有似乎氣先而理後然既賦於形氣則理反為主而氣復為用蓋發者氣也氣即指心之氣也非形氣之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即指性也如惻隱羞惡之發也其能惻隱能羞惡者靈昭之為而求其所以如此則性也有仁矣所以能惻隱也有義矣所以能羞惡也雖靈昭之元有可

能之才非仁義則固無所以能者矣然則上所謂四者皆氣發而理乘之只是發之之時此理乘清氣而發則直遂而為善乘濁氣而發則流於人欲而為惡矣且凡言未發已發之氣發者氣也等氣即心之氣如形氣之氣即耳目口鼻血氣之氣字雖同義則判異凡於氣字必分別看可也問者唯唯茲掇答問之意畫為一圖略書其說如此蒙陋淺劣固不敢與議於本原微奧之地而况圖不能盡意者自古而然耶幸覽者玩其辭而恕其僭也

心說後篇 辛酉冬

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蓋人稟五行正通之氣爲四肢百骸之身而顧此所稟之精英該貯於方寸而變化不測是所謂氣之精爽而爲心者也聖人所稟之氣正通之中又是十分正通故其精英之爲心亦十分之精英而能清明純粹衆人則雖同稟正通之氣與聖人之秀之秀者既不無等差則其精英之爲心亦隨而各有清濁粹駁之千百其異此心之原初所稟聖凡不同之實者而所謂虛靈亦此心之氣之所爲也蓋心之氣之體段本自活化故無論聖凡清濁皆能虛靈以其皆能虛靈也故聖凡亦莫不具衆理

應萬事是以明德章句只言心之虛靈之具理應事則不暇言聖凡之別而若終止言此而已則聖凡果無所別故其下卽下但字以承上三句之意折旋而言其所以別者以爲用工之地凡人之心莫不虛靈而具理應事然其虛靈實由心之氣之光明活化而心之氣本不無清濁粹駁之異聖人至清至粹之心初無所拘天理直遂衆人清濁粹駁相雜之心濁駁之爲拘人欲之斯生天理不能不間斷學者治心工夫亦不過就此清濁粹駁不齊之心涵泳以養其本原省察以檢其端倪必使濁穢日消清明日升人欲

之淨盡天理之純然矣此千古相傳之訣而所謂變化氣質亦此也是知虛靈即此心之氣之為非此氣之外復有所謂虛靈者別為一心也虛靈固是心之稱而舉全體而備言之則當從虛靈底氣而言之也今言聖人之心指虛靈者謂之心固可矣其虛靈底本稟清明純粹之氣不謂之心果可乎哉

中庸或問論知愚賢不肖之別而曰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所謂知愚賢不肖之別實係於心者可知而其下註曰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於心言氣質固已久矣此清明純粹之心即聖人虛靈底本稟精爽之氣也知愚賢不肖之各有等差者只是其心之氣之不能清明純粹故也

以朱夫子論心者言之亦自不一中庸序則只以虛靈知覺言之大學序則

直言氣稟而心包在其中明德章句則先言虛靈而終更備言氣稟至於庸學或問其所備言之者特詳矣第虛靈只是他虛靈而已聖人心中也自虛靈眾人心中亦也自虛靈然聖人虛靈之發天理流行不忒眾人虛靈之發人欲多占分數此曷故哉惟其虛靈底氣本自有清濁故也今有施都之色過於前聖凡之目視之同而聖人過眼而已眾人見之而心欲焉鄭衛之聲作於傍聖凡之耳聽之同而聖人過耳而已眾人聽之而心蕩焉聖人之視聽而已心不動焉者其心之氣本自清明故虛靈之應不為其引去

屏溪集卷之三十五
也衆人之視聽而欲焉蕩焉者其心之氣清濁相雜故虛靈之動也輒被其引去以其欲之生由於視聽而謂耳目之能生欲也不復干於心之虛靈則此耳目亦有知覺也其可謂成說乎孔子之心之氣十分清明顏子之心之氣不能無些子麤在是故孔子從他氣之虛靈而發不踰矩顏子三月而心不能不違於仁者以其氣之麤而人欲之不能無動天理之不能極純顏子工夫只祛此些子麤到得十分清明則其發也亦不踰矩而雖三月之後終必無違於仁矣或者只見聖凡之同有此虛靈而因言心之本稟體

段聖凡元無別焉至謂心不可謂氣而其清濁粹駁昏明強柔一併驅之於軀殼上血氣以爲聖凡不但性同心亦同善果如是說孟子性善之論所以擴前聖未發者只擴得半一邊迤待今日而擴得盡否心者主宰一身卽所謂天君也非性之無情僞造作者也僞自能主張自能運用矣然而其掩於軀殼之氣不能自主張自運用者亦無其理譬之以堯舜爲君則雖有四凶之惡固當罪其凶而自行聖人之政矣必不反爲其所蔽而不能行仁政也主宰之天君果與聖人同其清粹焉則亦可制伏軀殼之氣豈更反

爲其所制伏耶氣壹則動志軀殼之氣或不無動志之時此亦心之氣有濁而然也如高斯莽卓得二世哀獻之爲君而逞其凶也管蔡武庚何曾肆惡於武王之世耶心之純善一如性善則其所以一意尊奉之者無異中庸之尊德性而只當從吾心之所欲而已果使衆人各從其心之所欲則亦皆如夫子之不踰矩乎朱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者理也心者氣也理者純善氣者不齊聖人之教必使變化其不齊之氣本之於理而純如也釋氏略見靈覺之氣而認以爲真也一任其所爲而終至於猖狂自恣矣此

其實迹不可不知也聖凡之心其不同雖如此然未發時虛明氣像亦無不同蓋此心之氣本自活化雖其清濁之自各不同然於尋常出入升降之際或不無純清之時此孟子所謂夜氣清明者而凡人亦或有之也於其清明之時而無所用事而寂然不動則即乎思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此實統聖凡而言之雖衆人既不無未發之時其未發之時則此氣之清明湛一與聖人奚異然此如夜氣之或值而有之也故比聖人之本自清明動靜隨時者言之其久速踈數各自有異誠不可以一時未發之湛一氣像

因謂衆人之心本自純善也栗谷先生以爲成性之理無物不有而湛一之氣多有不在也真有見於此矣從古聖賢言心多在統性情者言之而今此所論專在氣上者非以心謂可以離性情也分而言之心是氣也而近來論者以單言氣之心聖凡同其純善於此不能無疑而係是心學源頭不可不明聊書鄙見如此未知知者以爲如何

又書心說後

戊辰

子思曰未發之謂中朱子曰未發已發只是說心蓋心性本不相離渾似一物而子思朱子之說各從一

邊言之所謂中者就此未發之時拈那性之體而謂之中所謂心者只指己未發底氣謂之心即單言氣之心也氣之不齊本色體段也已自天地之氣而固有陰陽則陽清陰濁煞有大界分而陽清之中又有多少清濁陰濁之中又有多少清濁至於剛柔偏正莫不皆然雖心之虛靈爲百骸之天君而終不過一身稟氣之精爽而已則其清濁剛柔之有萬不齊理勢誠然是以孔子言操舍存亡出入無時惟心之謂歟朱子以爲此言心之體用變化不測之妙非只說得心之病也又謂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而真妄

邪正無所不備若程子心本善之說本非單言氣之心而朱子謂之未穩五峯心無不仁之說與三月不違仁之意全然相反故朱子直斷之曰有病先生自以為說則曰心氣之精爽又曰心比則陰陽據此而言從古言心雖多包性言者單言心則專指氣者十分了寧而其氣之有清濁剛柔不難知也彼或合理氣言心或聖凡之心氣皆同純美云者恐皆不識心也後之論心者未知以為如何也

禽獸草木之性不可以仁義禮智名說

辛丑夏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圖解所謂萬

物統體一太極實指一原處說而其下異體之理即圖解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也若變理字謂之性則性亦是理而非和氣言者然各就其形氣上所得之理言之故人物之性各自不同此其異體之理而各具之太極也雖其絕異即此而究其本原所自則不過一原之理也統體之太極也中庸章句健順五常之稱蓋謂人物既以陰陽五行之氣成形則人物亦各稟得陰陽五行之理云不可以此泥看直謂於物之性而亦可以仁義禮智名之也何者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在天在人何莫非指其理而

其所以名之者猶不同如此以此觀之在人在物其理雖同其所名之不同亦何異於在天在人不同耶五理之不可一槩名以仁義禮智者不必遠求之物近取諸身亦可曉然肝腎脾肺耳目口鼻亦各有五行之氣則何嘗無五氣之理未聞於此而以仁義禮智名其理也蓋人得氣之秀而此秀氣之精爽聚於方寸之間自能虛明洞澈故其所該之理名之曰仁義禮智未發而爲愛之宜之裁之知之之體發而爲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用朱子所謂四德要就氣上看者是也其就氣上看者本不是離他氣言也又

不是滾他氣言也只是就方寸間虛明之氣而單指其所該之理名之也至於虎狼之仁蜂蟻之義者因一點明處所發見之理而以爲或不無彷彿於人性之仁義云爾此蓋言人物所稟一原本色無不同之故也若於稟氣之一點通明處則不以物之賤而不之賦也然朱子論此而曰何嘗如人之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也此亦可見其仁義本人性之名非物性之混得以名之也或者謂人物之性本一理也人之性旣名曰仁義禮智則物之性亦何不以仁義禮智名之也其說乍聞似快而以向所謂數

說者觀之誠有未詳於所以名之實矣朱子謂仁義禮智豈物之所得以全哉又謂仁義禮智之粹然物則無之此亦非大證案耶或者謂物則拘於形氣推不去仁義禮智之用而其體則有之此則比上所說者稍有曲折而亦不然天下豈有有體無用之理乎今斷而言之曰人物之性雖同一理也而若仁義禮智之稱則只就人方寸間五氣精爽處而名其理之條目也終不可着在物性上矣未知識者以為如何也

未發時氣質美惡辨 甲辰冬

未發時氣質之美惡同在云云者看去看來費盡思索終似不能無疑蓋氣稟本色雖有多少般數而若其未發時則不可言惡字矣何者晨朝之間外物不接此心未發顧此時節其氣象當如何惺惺而不昏昧湛湛而不胡走矣當此之時方寸之氣清而不濁美而無惡矣本稟相雜之惡濁於此而恐難着得矣人有難之者曰心姑未發則自可見惺惺湛湛之趣本稟美惡何惡於自在而必曰本稟相雜之惡於是而純美耶曰今此默想此心當未發而不能未發者其苗脉何如不過不昏昧則胡走不能見惺惺湛湛

厚澤集卷之三十五
底氣象矣又其昏昧胡走者其苗脉何如亦不過惡氣之在故耳必也無一點惡濁而純是清美然後可以不昏昧而惺惺不胡走而湛湛豈惡氣未化而不昏昧胡走能惺惺湛湛耶故曰雖衆人之氣質若其未發時則其氣亦能純美矣難之者曰美惡之氣雖是自在而未及用事故能爲未發之湛然矣曰其所謂惡氣者實有淺淡雖如浮念胡想亦皆係惡氣所使若一點子惡氣既在裏面則自不得不用事故曰氣不能純美則成未發不得矣又曰既非聖人而未及到變化之域則本稟之清濁美惡無以純美純清

矣然則中人以下其終無未發之時耶曰心者氣之精爽而本是活物元初稟賦雖不無清濁美惡而其所以清濁美惡亦非局於一規出入無時動靜無常之際清濁美惡互相推移隨其所稟般數工夫等級而或清或濁半清半濁各占時位以此觀之中人以下豈無純清純美之時既有純清純美之時則亦豈終無未發之時耶但聖人以下則雖不無未發之時其所未發絕罕而不常有且雖未發而霎然之頃不能保此氣象而已自閃倏矣聖凡之異正在於此無論久速遠近若其未發則當時氣象何嘗異耶又曰

厚溪集 卷之三十一
然則未發之惺惺湛湛聖凡與同不可言美惡則其
衆人之未發所以絕罕而不嘗有霎然而不能係者
果無苗脉耶曰此其元初所稟不能純美故出入升
降之際雖或有清時工夫未到持守不固則元初所
稟猶不盡化自在於自然不言之中而時復發作矣
非於美時濁者相對而雜處及其用事各自騰倒矣
昔聞之師曰未發時美惡之氣不可謂相對見存而
其後面惡底苗脉不能全無於不可形狀之中矣此
教十分商量出來者精到之訓後學亦不可不潛玩
也

五常說

甲辰冬

程子所謂天命物受張子所謂理一分殊朱子所謂
一原異體粟谷所謂理通氣局皆一意自理而觀萬
物則萬物之理一故無不同自氣而觀理則氣不齊
故理亦不同蓋主同者言莫不同主不同者言各自
不同其同與不同非二也實一箇理也今以健順仁
義言之陰與陽木與金氣各自別是以健與順不同
仁與義不同此皆氣上標名故健順仁義本非和他
氣言者而已自不同然若健而在陰則能爲順順而
在陽則亦能爲健仁而在金則能爲義義而在木則

亦能為仁此則理之同一本色故也且以繼善成性
言之天命也理一也一原也理通也即繼善也物受
也分殊也異體也氣局也即成性也勿論同與不同
而其單指上面理底為本然之性兼言下面氣底為
氣質之性今謂本然之性即理而理則一也若曰仁
義亦各定之性云則必抑之曰是以仁義為氣質之
性此公舉彥明之言也此徒知本然性之指理而不知氣上標
名則理絕不同而本然之性無害於不同也今又以
單言之理嫌於分異而必將上四句加占一層并與
本然氣質而作為三層此在名義亦不無疑德昭言也公舉

亦有此言矣其不同者本是同者爾何必於一箇物而要
為分層耶其實單指兼指之際終不過本然氣質二
名兩頭此亦一而二二而一而本渾融無間有何間
隙又占一頭地耶於此洞然太極五常之辨人與物
性之爭本然氣質之異同似無難知矣

讀禹謨湯誥丙子

心性二字舜始言人心道心湯始言若有恆性人心
道心之心非心之全體只指心發用處說恆性之性
是天命之降衷即本然之性而性之體也第以蔡註
觀之以為人之稟命得仁義禮智之理與心與心之朱子

心氣之精爽之心也俱生所謂性也又曰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而使之克綏厥猷詳此蔡註心性之名目義理庶可瞭然人之稟命止所謂性也人稟天地之理氣以生即中庸章句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也軀殼五氣之精爽貯於方寸虛靈知覺能運用造作者心而五氣精爽上所該之五理是仁義禮智信之性也性心之理心性之氣一時俱生雖各自為一物元不相雜渾融無間亦不相離朱子言心性理氣必離合看可得離合單兼之謂也理本純

善故性亦單言則無有不善氣則自一原而異故以心而兼性言即所謂氣質之性而性亦有善惡由此言之心氣之有清濁純雜云者誠然而聖凡心一例純善之說非矣氣質之性合心言之云者誠然而心不可謂氣質之說非矣陳北溪論此甚詳極稱蔡註之最善至謂朱子付託之得人後之疑於心性之論者蓋於此註猛省也子思天命之性通人物言之此恒性之性只指人性言此不及

物性而渾言之也

偶記 丁未

性者只本然氣質二名而已中庸惟天下至誠能盡

其性其下盡人性盡物性并三性字不知彥明以本然看否以氣質看否抑本然氣質外別立一名而稱之否此三性字實自首章天命之性流下則其不可以氣質看者明矣然則雖以本然之性言之人物之性若是之各異彥明於此而以爲如何若使彥明於此三性字果能以本然看而又能知雖其本然而就形氣言故無害於各異之實狀則前日之許多五常辨似不難知矣朱子章句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所謂亦我之性者指其天命賦與初言之也所謂有異者指其天命之各該

於形氣後言之也雖曰有異而本非兼氣質而爲氣質之性也隨其位分而理既有異矣理雖有異而單言其理者故不害爲本然矣若如彥明之言其涉於有異者一切歸之於氣質性則今此聖人所以盡人物之性者不能盡天地成性之性而落在於張子所謂君子不性之性矣其在名義顧何如也

又 戊申夏

德昭之言曰未發之時本稟之氣清濁美惡自在而無害於本然之性善公舉彥明必斥之曰濁惡之猶在而何能該本然之善哉公舉彥明之言曰雖物之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稟氣偏而無害於仁義之亦稱德昭亦斥之曰物之偏氣何能全仁義之粹然哉此兩論刺人之失而似不能各掩其失真所謂齊固有失而楚亦未能爲得也余嘗兩非而兩取之蓋理本無情僞無造作必得氣而作故氣清美而理亦清美氣濁惡而理亦濁惡氣之偏而性亦偏氣之全而性亦全此曉然底道理也以此言之未發之時此心能湛然虛明故本然純善之性於是可見而中庸所謂大本之斯在矣若其本稟惡濁之氣猶在則其所該之理亦爾惡濁矣寧有惡濁底大本乎余故曰惡濁之猶在則成未發不

得蓋以上聖以下人言之方寸所稟之氣雖千百不齊而惟是氣也正通光明神而不測故出入升降之際隨其分數有時而全清矣故雖衆人霎時之未發既能成此未發則當此之時本稟之美惡無所可言惟其氣象虛明純清純美與聖人同而大本斯可言矣且仁義之目雖單指理而名者既各就其氣而標名之則與泛稱理字時不同只當於人方寸中五氣精英處而指其所該之理而名之也不然於其凡言木之氣卽其理皆謂之仁凡言金之氣卽其理皆謂之義則五常之稱何獨於方寸之五氣而名之至於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肝木之氣肺金之氣則其理不稱之以仁義耶故言
理字時則人物之理雖同至若理爲仁義時則各自
不同蓋仁義本非氣偏處名稱也此真異中見其同
同中見其異也余故曰德昭未發之說不能無失而
其斥物亦稱仁義之論者得之矣公舉彥明物亦稱
仁義之說終不是而其未發聖凡皆同之說則得之
矣大抵理與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所謂一者本
非是滾打作一物其所謂二者亦非是判然相離也
雖是二物而清濁焉相需偏正焉同歸本渾融而無
間矣今以德昭之言之既曰物之氣偏不可着仁

義之粹然云則又何謂惡濁之猶在而大本之斯立
也以舉明之言之既曰惡濁之在而大本之不可
該則又何謂物之偏處猶可言仁義耶左思右量兩
說各不免矛盾必須合兩說而爲一人之說得失間
似將歸宿矣

又

公舉彥明以爲雖是衆人此心未發時則其氣純清
無濁云者實有頭腦蓋謂聖凡所稟之心雖單言而
未嘗不同何但性同心亦本同衆人之所以異於聖
人者只是軀殼血氣有清濁故爾至曰心者非理非

屏溪集卷之三十五
氣而直是靈昭底物此本無間隔等分若其未發則非血氣用事時而本稟靈昭自在故其純清無濁聖凡本同矣德昭以爲心單言則氣氣者不齊也其爲氣也雖是五行之精爽而正通光明然實亦有多少清濁云而因此而謂所稟之濁者未克到變化氣質之域則雖未發時其濁也猶自在矣儘乎知見多端論說難平矣大抵德昭未發猶濁之說雖不能無疑此則不過是心範圍中一段事所失不大舉明聖凡心同而心不可謂氣之說則此心全體大錯姚奴以來相傳者心而今不識心則復何說焉前後論難歸

一無望真可歎也○俞子恭之見亦與舉同而無以解惑可歎

夜氣章說

向者金幼道弘甫兄弟再從來過溪上講孟子夜氣章幼道以夜氣之或清或不清屬氣質之心良心之心屬靈覺之體而謂本然之心以章內心字氣字皆以心之氣看而心氣之中分作兩截以爲氣質之心人人不同以其所謂本然之心聖凡皆同云弘甫則大體雖同而於此論疑信相半蓋二君俱主心氣純美如性善之聖凡皆同故論此章心與氣字其義意

屏溪集卷之三十五
如此也余以爲夜氣之氣字所包者廣心氣清則一身之氣皆清心氣不清則一身之氣亦不能清一身之氣雖包在其中所主而言之者實在心氣至於仁義之良心則所重在仁義字專指理言也以夜氣不足以存一句觀之心氣清明之時仁義之性全體流行惻隱羞惡隨感直遂而此氣若朝晝牴亾之甚則雖靜夜無事之時亦不見清明之候矣其乘是氣而發見者皆悖仁悖義而本性之善不足以存云也夜氣之氣與氣質之性之氣一般主心氣而統攝一身之氣仁義良心之心與仁人心之心一般雖着心字

而仁義卽性也以其仁義全體呈露於心上者言也如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等心字雖因心氣發見而謂之心其實專指性之用也以惻隱羞惡之心之心以謂有心字之故而全屬於專言氣之心不復以性之用看則其果成義理否是以語類以爲心之存不存係乎氣之清不清以心與氣對待而雙說之此蓋以心之氣與仁義之性對待而言若以此心與氣字俱謂心之氣而有本然氣質之差別云則心是一箇氣寧有本然氣質之可言而能有以對待言者耶先儒亦有本然之心氣質之心之語而其氣質之心專指

屏溪集卷之三十五
氣言其本然之心如上所謂仁義之心之心專指性之發見者言元不是心氣上分作兩樣名色也况本然字初非氣上可稱者耶臨罷弘甫要錄示鄙言故追記其酬酢大略如此未知弘甫以為如何幸轉示之幼道也

寒泉中庸首章及大學明德講義辨 壬申冬

問性道雖同或云非是人物之性道同即人與人同物與物同如何曰上文既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此性道雖同四字只是因上文意覆說爾人

與人同物與物同之說是不過以私見穿鑿附會

曲成義理恐非子思朱子之意也 右寒泉李公與其門人講說下

同

章句各得各循各行三各字於人物性同異之論正好着眼看語類問各得其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性之意朱子曰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健順之性也虎狼之性仁蜂蟻之性義五常之性也但稟得來少不如人之稟得全 語類中 此各得之各字非謂人與物所賦之性皆各稟其全也實以馬則健牛則順虎則仁蜂則義之各得其偏不如人之得其全而言也如

此則下各循各行之兩各字皆此一意而文順理得無所滯碍必欲以人物之各同其性各同其道之意看其奈文不成理意不蒙上何哉天命之賦與莫非此理而萬物受此理以爲性者必因氣成形而理賦焉故有人之形則有人之性有馬牛蜂虎之形則有馬牛蜂虎之性至於昆蟲草木隨其形而各有其性孟子言凡同類者舉相似也又曰聖人與我同類者朱子釋之以爲聖人與衆人性善無不同也以此推之馬與馬性同牛與牛性同而虎狼蜂蟻各有其類而隨類性同人之於馬牛蜂虎既非同類則其性之

不同孟朱已言之矣道者率性之謂也牛馬蜂虎之性果與人性同則其率其性而爲道者必與人道同矣未知其各行之道皆能與人同耶明道論率性之道曰馬率馬之性不喚做牛底性牛率牛之性不喚做馬底性此亦原初所得之性已自各異故及其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各有當行之道而牛耕馬馳不得相同也人物之道之不同目下易見之事而猶且不知其性之微妙不能知真無足怪也蓋世之讀中庸者只知性道之皆理而瞽然一味同也不知字義之各自有別也蓋都是理也而理字對氣字以公共者

而言也性即理之在形氣上者而言也道即性理之
流行者而言也今若指此性此道而言即皆理也然
此異體上理故形不同則性不同而道者不過循其
性者故性不同則道不同今之論性道者必從上面
理同而說下來以爲性即理也理同則性同性同則
道同曰理曰性曰道全無分別今於性道雖同四字
只曰因上文意覆說云而其各循其性之如何而同
各有當行之路之如何而同者初不明言劈破使見
者曉然而無端拶歸於皆同之地以至禽獸草木與
堯舜之性同科而無辨性在裏面底理不深究則或
可如此說而道者性之流行而著見者在人則愛
敬宜別在物則耕馳飛躍莫非道也其可合人物而
強謂之同耶其不同之實人人之所目覩而必曰同
者抑何也性雖非如道之流行而易見之者率性者
道也由其道而溯求之則亦庶可知矣其曰辭讓之
心禮之端者先有此禮之性故以有辭讓之道也人
之能辭讓之道者是所謂率性之道也物之率性而
爲道者果與之同耶義理之不明已不可言而天下
之物理將流通不去可勝歎哉

問氣稟或異統人物而論其氣稟則千萬不齊而

謂之或異何也如是則人與人同物與物同者於此或字似有相照而意味緊着如何曰此段始說出氣質來就同上說異自不得不用轉語千萬不齊之實一或字可以盡之矣

上三各字已能分別看則於此氣稟或異之或字不須更費辭說而可明矣且以文字體裁言之人與禽獸氣稟通同言之而謂之或異者雖新學後生綴文之法其輕重緊歇必不如此况朱先生訓詁豈若是踈闊耶人物已各區別言之故至此修道處以爲人與人性道同而其不能循性爲道者氣稟或異故以

禮樂刑政齊之格之以循其性牛與牛馬與馬性道雖各自同有此耕馳之性而氣質各或有不同不自循其性則穿鼻絡頭使循其性而各能耕馳也至於鳥獸魚鼈咸若莫非聖人之教使之各循其性也其訓詁修字不曰修爲而曰品節者亦好喚醒也品即孟子所謂類也聖人之教而修道者必隨其品類而節之人則以人治人而矯其氣稟之或過或不及使之中於孝悌之道牛馬則以牛馬治牛馬裁其氣稟之或銳或鈍使之中於耕馳之道矣觀於此品節二字其性道之同只以其類而同也氣稟之異各就其

厚澤集卷之三十五
類而異者明矣今日千萬不齊之實一或字可以盡之矣此通人物而言之也以氣則既清且通或偏或塞煞有分別以質則首圓足方橫生倒生特絕不同凡或字不過一箇疑辭也豈可以盡此千不同萬不似之實哉

曰蓋就首章第一節而統論之則命與性之間非無氣也而若參以氣則於率性二字說不去必專以理爲主到得修道上始說出氣質來此聖人施教之所由生也細繹章句本意大槩如此湖中議論以性與理字異看其論性專主氣其流之弊甚

至於目仁義爲氣此非細憂也

天命之天非形體之天專言理之全體命者此理之流行而賦與萬物也天命之流行非氣何以敷施性又是必待氣以成形受是理而各正者也道亦此性之乘心氣而發用者則命也性也道也固莫非氣上言者而亦非滾他氣說也只是單言理也此程朱以下大定之論也雖新學蒙生豈有於此而兼氣看者其專以理爲主者不過昭陵之已見而至以性與理字之異看爲病全無分別則亦不免樂混全之病朱子曰謂之理同則可也謂之性同則不可北溪陳氏

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理是凡言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我之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栗谷又謂理在氣中者謂之性若不在形質中當謂之理不當謂之性也以此言之性雖即是理而其稱之之異者實有所由然也於此不肯分別直以理同二字賺連說下終至於昆蟲草木之性亦與人仁義禮智全具之性同科而言之其可乎哉主氣論性此釋氏靈覺為性之說未知近日孰敢有主是論者以形氣上單指理謂之性者固無事於認氣為性之慮而以心之氣為本然純善而聖凡之元不差殊

者恐歸於同覺之論矣具眼者當有以辨之也

問鬼神章之序於此者何也中庸讀法曰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而先生嘗教弟子云鬼神章實此篇最緊要處此篇之有此章譬如人之身有腹臍也其至理可得聞歟曰腹臍之論謂上下文意自相貫通猶人一身之氣都聚於臍者也仍記往年往拜寒水翁於江上問平生所着力者何書翁曰中庸也在憂中逐日一讀自首章至篇末如是者三年矣問鬼神章宗旨曰福善禍淫之理曰此似為下章栽培傾覆而發然直是

一端若謂之冒全章大義則恐未也問答此事極難說蓋與窮飛魚躍意思一般前後費之大小都包在體物不遺上此則專以造化之鬼神為主也其挿入祭祀之鬼神者以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感召得來甚速最易見故也神之格思謂不獨祭祀時為然鬼神之德無物不體則是還以造化鬼神為言大抵道體至隱若但以視不見聽不聞說鬼神則專沒巴鼻不得不就發見處示人此所以有如在格思等語也要其歸則只是一誠字先儒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盡

之矣誠字始見於此而通篇終始無不貫徹若以此推究則庶幾得其縫罅矣

問十七章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承上章鬼神而言福善禍淫之理耶曰天地之間物之盛衰虧成無非栽培傾覆之理福善禍淫即其一端也

寒水先生以福善禍淫四字為鬼神章宗旨者固先生平日講席之素嘗言者惜乎其不肯叩發以畢承教也先生以為鬼神陰陽之靈即天地之心濂溪謂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惠迪吉從違凶者其吉凶之莫非鬼神之所為也福禍即吉凶之謂也其章

次之在前後六章之間者既有前三章修身齊家之事極於中庸之道則其必後三章之益至尊而終至於位育之地者實鬼神事也今以朱子之言揆之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其天必命之者乃鬼神之事此必字自十七章六必字來矣朱子雖不言鬼神字而先生之謂福善禍淫者其義理則實用朱子之意矣天下之道莫大於中庸而率性則中悖性則非中而性則原於天理故人之受此性而率此性者無一毫過不及之差中焉止焉則天必福之而反是則禍之者此理

之必矣摠而言之天地之成斂日月之代明陰陽之往來屈伸人物之死生盛衰莫非鬼神之不可遺者而此書以中庸爲題其歸重之意實在於盡中庸之道則必使之作之君師也此聖人之能事天地之功而不可不言而約其義福善禍淫四字盡之矣且必以舜爲言者舜盡事親之道而至於瞽瞍底豫則十四章父母順之之極至也舜之所以爲大孝也天之必以位祿名壽申之於大舜者莫非造化之自然所謂造化者即鬼神之爲德也由此推之雖小小禍福吉凶亦無出於此理之外矣其以福善禍淫爲此章

之大旨者然矣豈可謂一端而已耶

自上命性道莫非理也而變理謂性變性謂道各有其義而至鬼神之理則又謂之誠者下章六必字之張本也有善則必福之有淫則必禍之者皆理之必然故謂之誠也亦不可泛看也

問明德只是本心既云心則心之體段即氣也人之一身渾是一氣而心之爲物亦是稟賦中一物則人身之稟氣駁濁者心何獨爲清粹無雜乎若謂心有聖凡之殊則是將未免爲明德有分數也未知如何曰心之爲物本以妙合理氣者而成名

焉則不可離了這理而獨以氣字斷之也然若必欲就氣上分析其地頭而言之則氣亦有二焉天地本然之氣純一不雜者心之本體也是所謂明德此則聖人衆人一也形氣生矣神以發知是所謂血氣之精英陳安卿以爲未僂全是善底物纔動僂易從不善上去者是也此則聖人衆人亦自不齊也此非有兩樣心隨其地而所指各不同惟在所見之如何耳曰天地本然之氣純一不雜者心之本體是爲明德則明德之不可論以分數固較然矣但所謂血氣之精英未僂是全善底物稟

賦既如此其將無變化之路耶曰竊嘗論之氣之本初湛一而已至於紛擾飛揚賦與人物之時陰陽五行參錯不齊始有清濁美惡厚薄多少之分數故人之稟賦固不能無不齊然未發之時則氣不用事而只是本初之湛然而已却似那氣自在天了未及賦與人底一般於此時節蓋無稟賦之可言及其情動欲發氣爲用事然後其稟之不齊者始可見耳然所謂血氣之精英雖屬血氣而亦自活化非麤底氣質之可比也且以麤底氣質言之又非如形質之局定而不可移也今夫耳目形

體之小者不可變而爲大短者不可變而爲長此則局定故也惟氣質則其清濁粹駁之不齊者初非如耳目形體之一定而難變也苟能用力克治則可以變濁爲清變弱爲強變昏爲明譬如陰晴昏黑之氣蔽了這日則陰矣蔽者旣祛則翻然而又晴當其晴時不是將晴來換却陰亦不是取出他昏黑之氣置在一隅也一陰一晴只是一氣今夫濁駁之氣質變化而爲清粹者定似昏陰之氣翻然而清明都無那痕迹耳先儒多以水之清濁爲諭某則以爲水之濁者雖清之而清然本初濁

底滓穢終是在這裏却不如取諭陰晴爲易見耳
心性字義名目既異意味便別心者氣也性者理也
蓋人受天地正通之氣以生其所受正通之氣之精
英貯於方寸之間朱子所謂心氣之精爽者也氣卽
血氣也精爽卽血氣之精爽也此精爽能靈昭能知
覺非精爽之外復有所謂靈昭也知覺也此元來心
之體段如虛靈不昧神明不測等云者亦皆指此而
名也天下之理有氣則有理朱子引漢儒之言謂木
之神曰仁金之神曰義勉齋釋之曰金木氣也神氣
之靈也仁義理也蓋謂金木氣之靈處之理名曰仁

義也是知形氣上理雖謂之性而物之氣不可謂靈
昭則其氣之理不可渾稱之仁義也明矣人之心性
界分大體如此而性則因靈昭之有無雖有人物之
別是就氣上單言理者故太極全體純善本色無
物不同心則以氣之本異而人各不同然自是正通
分上精爽故堯舜心上也自虛靈踞躑心上亦也自
虛靈勿論清濁粹駁其該仁義禮智之性爲一身之
主宰爲百骸之天君則一也蓋其敷施作用專在於
此矣性者無情爲無造作而寓在於此惟待心氣之
動靜出入而乘載流行故氣之清也其發善氣之濁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也其發惡聖人之教人必加克治操存之功使此心
之駁者粹濁者清而清明日升則所該之性直遂純
善之體學者工夫只如此而已此則以氣心理性本
色體段而言也除是心性二物雖不相雜亦不相離
動靜相須有似一物從古聖賢多合而言之合言亦
有主心主性之別主心而言性性亦有善惡主性而
言心心亦純善此則單氣言心單理言性之外當隨
文意看之也若所謂明德者亦心性情之摠稱而德
卽性也言其文勢則乃明底德也明字虛德字實蓋
謂此德以其在虛靈不昧上故帶來不昧之意以明

名德朱子釋之以爲虛靈不昧具理應事其先言虛
靈不昧者以虛靈是此德所該之地故不可不先言
以爲明字張本也然則明德非無虛靈之帶言而重
在德字以德爲主此明德之爲純善而不可以聖凡
有異者也今此講義明德之論有大有可疑本以心字
合理氣言又於合理氣分上只就其氣析而分之以
天地本然之氣純一不雜者謂心之本體而爲聖凡
所同之心以形生神發者謂血氣精英而爲聖凡不
齊之心又取上一段本然之氣爲心之本體者以爲
明德如此則明德專以氣言之也其果如何朱子謂

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不知者謂此專以
氣言明德朱子之意則正不如是明德訓詰既以虛
靈不昧具理應事釋之故此云四字之明德意已足
者雖只舉四字而其下具理應事自可包說云非只
以氣之虛靈說明德如今之以本然之氣當之也章
句之虛靈不昧具理應事或問之虛靈洞澈萬理咸
備云者皆合理氣言之也單言氣而言明德今乃始
見焉未知古先正亦有如此論否其以心氣分作二
氣至謂聖凡之心一同而一不同雖自謂非有兩樣
心其旨果可免二心之歸耶心只是一箇精爽言其

體段則神活不測也言其光明則虛靈不昧也以言
其才則能運用做事此所謂精爽元是所稟之氣之
精英故其清濁粹駁本自不齊外此而豈復有所謂
本然之氣別占一等爲聖凡所同之心者耶精爽之
爲心專就氣一邊言不必包所該之性而已自成名
如性之單指理言不待兼言所寓之心而始可成名
也曰心曰性自有所指其必合然後謂之云者恐不
知本色體段而然也其曰氣之本初湛一而已至賦
與人物之時陰陽五行參錯不齊始有清濁美惡又
曰人之未發時則只是本初湛然而已却似那氣自

屏溪集卷之三十五
在天了未及賦與人底一般及其情動欲發所稟不
齊始可見耳所謂本初湛一云云即上天地本然之
氣純一不雜云者同一意也其意似若言天地則陰
陽五行之前有此本然湛一之氣以至人之稟生則
此本初湛然者又別於精爽之心也未知天人之氣
陰陽五行之外果有別般湛一底氣耶誠不可知也
蓋天地之氣陰陽而已陰陽分則五行而已以一元
則渾沌屬陰開闢屬陽以一年則春夏屬陽秋冬屬
陰以晝夜則晝陽而夜陰不陰則陽不陽則陰無無
陰無陽之時而陽輕清而陰重濁此清濁之大界分

而陽清之中有多少清濁陰濁之中亦有多少清濁
除此或清或濁者而豈別有所謂本初湛一之清也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自一原已
有清濁美惡之異焉今果有最初本然之氣湛一不
雜者則此一原之上復有一原也又似非陰非陽而
自爲一氣也不知其意見實如此耶或語錯而然耶
或筆誤而然耶何其言之至此也大抵氣本萬殊千
萬不同故生人物之時或有至清至美如堯舜孔子
之氣或有至濁至惡如跖躄桀紂之氣而又如龍鳳
龜麟蚯蚓蚊蚋之千百等差且以一人之氣言之動

厚澤集卷之三十五
作之或清或濁百千變遷至有未發之時則湛一虛
明與聖人一般此蓋天人之氣本自不齊故流行之
際美惡之殊亦有時而如此爾元非在天為本然純
一之氣特占於二五之先也亦非在人為心之本體
而特貳於精爽之心也至論變化氣質則只言軀殼
流行之氣而不及於精英此所謂精英即精英也之地既以精
英謂不齊而不言變化之工心氣之不齊者不變而
血氣之流行者何以變之雖能變之心之氣依舊不
齊而亦可以人人可為堯舜耶且中庸之愚明柔強
皆從心分上言之耳此豈責於血氣之流行耶除是

理氣心性學者之大議論日用工夫又莫切於此非
零碎文義之比不可異同而猶尚如此奈何此老平
日誼分甚厚且頃年以心性之說相講難矣當時若
見有此等說皆是庸學大義理必與之往復究竟之
也今不能然可勝傷歎聊書此以俟日後之知者耳

谿谷漫筆論中庸首節章句修品節之一段辨

丙戌

余讀中庸章句有疑者三焉錄之以求正於有道
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
庸為修道之教而作也故下文即繼之曰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因言戒懼慎獨致中和之事此即修道之實也修是修明修治之謂猶君子修之吉之修也章句曰修品節之也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以品節釋修字本欠親切禮樂雖所以治身比之戒懼慎獨則似差緩若乃刑政是為治之具元無關於學者身心是以修道無乃外乎夫捨本章所言戒懼慎獨致中和等切近之訓而遠舉禮樂刑政以為教此余之所疑一也

首節性道教三字子思本通人物而言之章句於性字曰人物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性於道字曰人物

各循其性之自然又曰各有當行之路又於教字曰聖人之於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蓋性即理也不曰理而曰性者指理之各賦於萬物異體之氣者而名之也此性本一原所同之理也而各寓於異體上則隨異體之氣而理絕不同此章句所謂各得其理而為性者已言人物所稟天命本然之性亦自有偏全之異語類黃商伯問中庸章句人物之性同異何如人之稟得全耳如先生答虎狼之仁蜂蟻之義各得其偏不而為道者亦各不同人率仁義禮智之性為愛敬宜別之道牛率牛底性為耕之道馬率馬底性為馳之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道聖人教以爲修道而使之循於其性者也此首章之教與下二十一章之教同一教字義各不同修道之教聖王之教人物各修其道也自明誠之教學聖者各自明理盡誠自教於身也性道教三字雖通人物而言之而聖人之言必於人特詳之故二節道也以下專就教人修道者言之又若在人之修道言之則或問亦以仁義禮智之各循其自然之道者亦謂之品節防範品節亦豈非修明之義耶教人以修道者亦當先下學而後上達興樂立禮下學之初程工夫非不切實而所謂刑政未必惡人而徒施刑政也

以其頑愚不從政教者不得不略略致罰使之改過而向新亦愛人爲善之意此在戒懼慎獨之自治君子無所當矣在聖人教凡民之政若無刑政之具如何而爲警世飭民之道也既兼人物言之禮樂之於物似亦可謂無當而禮樂皆由天理作豺獾之報本睢鳩之有別莫非禮也鳳凰之來儀鳥獸之率舞山鳥之歌吟亦莫不出於其性以其類言也當屬之樂也而牛馬之倦於耕馳之道者聖人使穿鼻絡頭鞭策而督之是則刑政之屬也此兼人物之故謂之品節者真有其意谿谷全以性道教皆屬之人分上看

且不到章句兼人物之義故至疑品節二字謂無以明釋於修道也以谿谷之文學博識凡看文字豈有透不去而有如此者此似未詳乎人物各因其異體而所稟天命之性元自各異其各率其性之道自不得不各異故聖人之教而各修其道者亦皆隨其品而節之使之各循於其本稟天性之意而然矣近世學者亦於此章句性道雖同氣稟或異二句類多以人物之性道雖同人物之氣質或異看去者此其謂天命之性人物無異之意同故也義理源頭所見一差則無惑乎漸流而漸誤也初學正宜明辨於此也

讀三淵集拙修齋墓誌 甲寅

三淵子作趙公聖期墓誌以為嘗讀栗谷四七辨勘究三年始知其差處仍言論理須以四種立說一曰本然命物一曰乘氣流行一曰渾然合一一曰分開各主張栗谷見處偏於流行渾融云趙公之主張而斥栗谷先生之非者蓋據此四種說而三淵之褒揚趙公為退栗之上者亦在於此矣第所謂四種理者本不出於栗谷流行渾融兩段而已所謂渾融者一本也流行者萬殊也此理之體用也雖復有千言萬語何曾外此耶其曰本然命物者即其所謂渾融也

其曰分開各主張者即其所謂流行也今以栗谷流行渾融兩段說演而分之強名為四而反攻栗谷全無忌憚趙公本尚氣自大固不可言三淵之不復商量以此為證謂足以對辨栗翁者誠亦不敢知也栗谷兩段說本有自得處其曰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者先生自謂八字打開而自有理氣說實未有若此之明白切實也蓋其發者雖氣而氣上著見即理之流行而亦分開處也其謂所以者即本然渾融也乃於栗谷已言之後漫作架牀之說欲駕前人豈無具眼者議之耶竊嘗聞趙公以搢紳子弟聰明才辯

頗尚氣奇對人講論江河倒地口呼成文頃刻數千言有可以驚動人心目者以三淵文章氣槩一見屈服雖後來超然自得而終不能灑脫其範圍至於葛驛雜詠以東方諸儒皆次於趙公之下何其過也最是理氣之論栗谷以來經沙溪尤春諸先生則已作定論而以趙公之立幟又不免多少紛紜誠斯文之不幸也

握手結法解 家禮本註結法本不詳備要所釋猶難看學者每疑之作此解

以右手掌置於握之摟中先以拇指邊一端由拇指

間掩手背以其繫繞擊一匝還從上指邊自貫又

以季指邊一端復掩手背以其繫由拇指間經掌心

由手表出拘中指拘之也如復由拇指間入又經掌

心由手表與先貫者結於掌後節左手亦如之

夫為妻杖朞或不杖朞練禫有無考證說癸丑

儀禮經杖朞○大夫適子為妻杖傳父在不杖期章疏

父為適子之婦為妻主故適子不敢伸而杖也○杖期章妻雖義合妻為夫斬衰則為妻報以禫杖

杖與為母同○註與父在為母同

雜記俱為妻父母在不杖註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

夫不杖若父歿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此並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

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氏註此為父在為母○勉齋通解續雜記此條錄入於喪服變制練條而

按為妻亦申○備要亦載

喪服小記子為妻禫○宗子母在為妻禫註父在適

非宗子而母存者不禫矣

家禮杖朞○不別言父在為妻不杖○楊氏附註父母在為妻不杖

明制杖朞○不別

國制不杖朞○不別

夫為妻本服雖杖期父在則降服不杖期者古禮若此之明白可據家禮明制只言杖期不別言父在降服與否則此家禮之不及整頓處而明制之意誠可

疑也且國制則直列於不杖期而不言父沒杖期之說似大差謬亦可疑也第杖禫自是一串事杖則禫不杖則不禫後來莫不遵依古禮而至於練一節不杖不禫者亦皆行練而以爲古禮雖有不杖不禫之文而無不杖不練之語行練可也此不知古禮本無杖則必練之文是以無不杖則不練之語也父在爲母練祥禫之說只見於雜記而勉齋因此而推杖期之禮有爲妻亦申之言沙翁又因雜記此說而其下亦言爲妻同究其所以來歷則古禮於妻喪練一節其無所論者可知也今以勉沙之意言之練祥之

說其必係於杖禫之具三年體者蓋以爲父在爲母父沒爲妻既行杖禫則又必有練祥以具三年之體云矣今者不杖不禫既不具三年之體則練祥之不行自在其中而乃緣古禮之不言練者反謂禮無不杖則不練之語而爲行練之證何但非古聖制禮之意也誠有失於勉沙推演說練之義矣曾在肅廟己亥端懿后喪景廟在震邸實行不杖期之制矣練時廷議皆以爲當練因行練事其時鳳九意以爲其不當練也書稟函丈函丈亦主當練之說蓋諸先正多有主練之語故也鳳九終不能無疑而未及

考據古今禮說更詳質定遂成千古之恨追歎何及
茲具一通文字以資備忘焉未知博禮君子以爲如
何也

書贈南士綱尚紀

敬勝百邪

程先生有力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者朱子說也
堯之欽明湯之日躋子思之戒慎其相傳者已久
至先生開口便說敬字尤眷眷焉蓋心爲一身之
主而敬又爲心之主無敬以主之則私邪作天理
滅而心不能主宰矣然則學以治心者不敬奚以

哉士綱勉之

主一無適整齊嚴肅

此合內外一動靜之工也主一無適則心雖主宰
而先生又慮其未有箕踞而心不慢也故更以整
齊嚴肅言之表裏交相養之方尤有切焉綱父識
之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此子思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意也以進學工程言
之格致雖先必先有小學收放之工以爲基本窮
理之學有所施矣故先生又以爲未有致知而不

厚溪集卷之二十五
在敬者綱其念之

只從今日爲始隨時提撕隨處收拾隨物體究隨事
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爲學最怕因循等待無攸成矣朱先生此訓真所
謂一擱一掌血一捧一條痕此學者竦然而猛着
眼處綱宜知之

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此黃太史語先生自作圖說特言聖人之定之者
必主於靜而又謂無欲故靜先生心下亦無一點
些子渣滓粹然清明故其見於外者如此也後學

其可少忽於本原之工哉綱又勉之哉

書與宋綱汝長男獅子碎盤

宋綱汝從余於人巖巖畔爲見長男之碎盤告還余
問小字謂何答曰婦翁蔡公以獅子命而送之矣余
曰善矣哉此有朱先生故事伯心其有得於此乎先
生畫獅子一本寄其外孫黃輅蓋取獅子有奮迅之
勇也人而無勇百事不可做中庸之三達德無此勇
則知與仁何以成之此先生之取義於獅子而伯心
之有得於先生者亦在此也余願綱汝先取其義勇
往直前以成厥德而以身教之則獅子長而有知其

觀感勇邁之效奚止言語文字之粗而已茲書數行
用備晬盤之具須待他日為道其外翁得於朱子而
小字之者并以告老人書之之意用勉旃也時 崇
禎甲申後再庚辰初秋日七十八歲翁書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雜著

中庸劄說

劄錄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雜著

中庸序劄說

千聖相傳只此心法心單言則氣也虛靈知覺是也
 虛靈而能知能覺體也所知所覺用也性者心之理
 也情者因心之發而性之著見也以性情言之性體
 而情用也心實包這性情而性情該於心此心性之
 一而二二而一也蓋心氣也能作用性理也無攸為
 性之理雖本自中矣既在心焉則其能為中心也精
 一固心之所為而執中又由於精一子思只就性情

上言中朱子却并心言中是以序特先說虛靈知覺以明中之之由矣然心性不相離性之中雖由於心而性之中也心斯中矣心之中也性斯中矣其實一也

知覺之義非一如能知能覺即朱子所謂知覺不昧者也心之未發時知覺之體也知寒覺暖知覺箇甚者即朱子所謂合理氣成者也心之已發時知覺之用也以氣言之是朱子所謂心之知覺具此理而行此情之知覺也以理言之其寒則必知寒暖則必覺暖者智之用也是朱子所謂知覺智之事也此序小

註勿齋以虛靈知覺分體用說非是蓋心之靈靈昭昭知覺之炯然此心之體段其發而為人心道心始可言心之用矣

人心道心對待雙說明有兩道顧此虛靈知覺之體由形氣而發則稱人心由道義而發則稱道心形氣者即我之私有之私者人欲所由生其心未必皆惡而要之易流於惡道義者天下之公其心雖不無過不及之可言槩之善一邊也

人心由聲色臭味而出譬如緣崖之道下臨千仞之壑若慎足緩步則未必墮落而少失則易墜是之謂

危此不獨衆人之人心危也聖人之人心亦同由此道矣其道則固非不危特其行之也安道心原性命而出非如氣之自作用必待人充擴而後著見亦不獨衆人之道心微也聖人之道心其體段則本自微矣特善擴充故每著見焉

人心由聲色臭味而發者也道心由性命義理而發者也其途既異名色各自不同人心雖聽命於道心裁以義理歸之純善然即人心之善者元不可捨人心之本稱反謂之道心也道心本由於義理畢竟雖或見沮於私意而至於不遂或因有所爲之心過於

本分然皆不過道心之過不及者也亦不可以人心目之也勿論其善不善過不及人心道心之名者自在而不宜換做也

人之心所由而發者有義理形氣二途而已形氣之發有善有不善聖人人心一切皆善衆人人心或善或不善此聖衆之不同而已多前言是誠易知至於道心亦有聖人衆人之不同者何也蓋所謂道心者自仁義禮智出來也爲父孝爲君忠敬尊長別夫婦之心皆衆人之所同有也然以居喪一事言之實係道心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矣如申生之孝屈原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之忠皆忠孝之過者也其所不及者則凡人之滔滔也何待詳言以是言之道心之有過不及明矣故雖有道心之善而必加精一之工然後到得聖人執中之地矣此如大舜於善之中執兩端用中之道矣治心之要莫緊似天理人欲之辨道心固天理所發而人心亦未及到墜落人欲者也於斯二者已能精察道心也擴充而必發達焉人心也必戒惕防遏而不使至於人欲則其精切要妙之法不但理欲之辨而已此堯舜禹之必以此相授受者也

天命率性兼未發已發而道心即已發也時中之中

該夫體用而執中只就用上言也此曰天命率性道心之謂君子時中執中之謂也蓋歷舉後聖之言以合於堯舜禹相傳之意也不必以裏面淺深一一較論此等處只論其大體而已正宜活看

竊疑之者程門諸人之記程子說義猶未析所自爲說則淫於老佛故先生自謂以此而反疑中庸之義至沈潛反復之久既得要領之後則向者諸說之得失自可瞭然故折衷諸說定著章句云矣

篇題 二條

中庸二字雖各有義意只是一界分蓋無時不中無

處不中是平常底道理也堯舜之時則授受中也湯武之時則放伐中也此真箇平常也堯以天下傳之丹朱而不授之舜堯授之而舜不受之如巢父之洗耳則此皆非中而異乎平常矣有桀紂之虐而湯武不知放伐之權只守夷齊之經則亦非中而不可謂平常矣朱子謂未有中而不庸庸而不中者至哉是訓也

程子不偏之謂中中字全釋中庸之中偏即不中之病也朱子不偏不倚之中中字只釋未發在中之意也未發非病痛可言之地則偏倚字元非病也雖不偏字同而不可以一意看也

首章 十二條

命性道莫非單言理者然自天命以下亦莫非氣之承載以來者非氣命何以賦與故子思則只從理上說下朱子則推了命性道之所以得名者而却從陰陽五行上說理去了

各得其所賦各循其性各自當行三各字宜着眼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固皆就人物上單言其理此所謂太極全體各具於一物之中者而萬物各具一太極者也理固無不同矣然因形氣之異各得其理而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爲性則人得此理爲仁義禮智之性牛得此理爲耕
之性馬得此理爲馳之性鳶魚亦各得此理爲飛躍
之性及夫人率仁義禮智之性而爲愛敬宜別之道
牛率耕之性而爲耕之道馬率馳之性而爲馳之道
鳶魚率飛躍之性而爲飛躍之道則此所謂各循其
性之自然而各有當行之道者也正人物性道之別
也其同者卽所謂一原理同也其異者卽所謂理絕
不同者也異中不見其同同中不察其異豈可以與
語此也

由此觀之就各具上言其性之體段人物之各一其
性者不待和氣而於單言各自不同此孟子犬牛人
三性之別也其指耕馳之性曰仁義禮智指飛躍之
性而亦曰仁義禮智者此只知其理之本同而不見
異體之理各異也其可乎哉

此言性雖就形氣上言之只是單言之性則純善底
本然之性也至兼氣質然後因氣質之清濁而性亦
有善惡此所謂氣質之性也不可以各具之不同而
直謂之氣質之性也

性是道之體道是性之用性道雖同一理也然或不
能循性而爲道也則反失其性之本色矣此蓋人與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物之氣稟不但有大界分之別人與人之稟或不能
不異物與物之稟亦或不能不異故人之於愛敬宜
別之道固不無中節不中節之差而牛馬耕馳之道
亦各有善不善之不同是以聖人所以有品節之教
而使之趨於中底道者也

章句性道雖同氣稟或異或以爲凡言性道皆理也
人與物之性道本同而其不同者只以氣稟之或異
也云今若謂以人物之理同則可以爲性道同則已
大可疑以章句文勢揆之煞有不然者以性道雖同
謂人與物之性道同云則其氣稟之或異云者亦以

人與物對待而言其異也然則或字太迂成文理不
得矣且聖人雖欲品節之人與物各正之性與各其
當行之道顧何以同之也

道也止非道也兼動靜言戒懼乎不觀聞屬靜而第
三節慎獨即屬動邊蓋上下慎字同一慎字而固是
敬字意敬貫動靜今慎之於不觀聞則存養工夫慎
之於獨知時則省察工夫章句中常存敬畏以上通
動靜言之雖不見聞以下方釋靜時事

第三節章句暗處細事處字事字似有大學閒居字
意味而細究之朱子之意只可以獨知之時言之矣

語類固有戒慎兼動靜之語而近來諸先生多主此說矣只言戒慎則意同敬字孰不曰兼動靜然而此則戒慎乎不覩聞之時也不覩聞不可謂貫動靜則中庸之戒慎豈可謂兼動靜也不但大全語類中明白分屬者甚多以末章孔昭不媿之分屬者與本章章下存養省察之語觀之先生之定論可知矣

首節統言性道教體用動靜已在其中而道也二句兼動靜言之不覩聞獨知分言動靜至第四節又合動靜而言統兼分合之際義意齊整若以第二節皆兼動靜言則靜時工夫無一段全言之者豈不缺欠

此却合商量矣

未發之中即戒慎乎不覩聞之時也發皆中節自慎獨至應事上言之矣蓋非未發即已發非已發即未發無那中間容毫髮處未發已發是心之動靜也當其靜也亦不無靈昭之不昧而此則可謂動之苗脉不可謂動也及其動也即是已發元無動而猶在夫未發者也或問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僂以纔思即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不爲無陽則可而僂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蓋以坤之不爲無陽

屏溪集卷之三十六
明靜中有物以復之一陽已動明纔思即是已發此
朱先生整頓手筆非如一時往復之未定說也的的
亭當更無可疑矣語類一條有一陽雖動然未發生
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云此陳安卿錄考其年則
實在或問已成之後矣然或問與章句相表裏比語
錄重輕有在豈可以難保無訛之語錄只分初晚易
其取舍哉况坤之不爲無陽即不覩聞時戒懼是屬
未發復之一陽初動即念之初萌處而爲獨知之時
獨知雖未到應事上實與纔思俱係情字界分此豈
非已發耶語類陳氏之錄誠不敢知也

致中和即大學明明德之止至善而位育則較治平
似又大焉然致中和之效固可以治平而明明德之
止至善其效亦可以位育矣章句至靜之無所偏倚
應物之無少差謬者以一時一事言之雖學者亦或
有之至於其守不失無適不然者此爲聖人事也
自至二字實自此至彼之意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
至靜之中者世之以戒懼兼動靜看者以爲自動上
戒懼至於靜時戒懼云此却非是以文勢觀之上下
自至二字以動靜分作界限戒懼則自靜初約之以
至於靜極慎獨則自動初而精之以至於應事矣蓋

此段本多議論動則有始末淺深之易見自此至彼不難歸宿而靜則一靜之外其始末淺深未易見自至二字誠難區處矣然太極圖說曰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既曰靜極則靜之有始末淺深可知章句之意蓋謂自靜之始約之以至於靜之極云矣如此不但目前文勢井井不紊上戒懼一段全是屬未發工夫十分無疑矣

首章摠百單九字而始發命性道教源頭大義理以至體用動靜細大次第靡不備焉是謂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聖人之書言簡而意盡者如此此不可不知也

第二章二條

時中即君子中庸之事中庸兼未發已發故時中亦兼未發已發而言也以章句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者觀之其兼已未發者可知

章下游氏說以性情言中和以德行言中庸德字已包性情行字又推事上去然則中庸之中不但包中和而已耶蓋和是達道道不止在情上則和亦包行字言之也

第九章一條

均平也平天下即大學之極工豈可與爵祿可辭白
刃可蹈同歸於一事之偏而猶不得爲中庸之可能
耶此所謂平天下者只謂其才可以平天下云爾平
天下亦有淺深真若格致誠正至於平天下之止至
善則堯舜而後可矣如此者豈不能於中庸耶

第十章 一條

夷惠之清和偏於一事不可謂中庸者朱子說實非
一再矣此章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既曰中庸則似不
可以夷惠當之小註朱子說又以夷惠言之何也蓋
以惠之和亦能和而不流夷之清亦能中立不倚以
一事言之各能無一毫人欲之私純於天理而十分
盡到所以稱清聖和聖也然夷雖中立不倚而不能
和而不流惠雖和而不流而不能中立不倚故謂之
全體之中庸則不可此所謂偏於一事而終不得爲
時中之君子矣

第二章至十一章 一條

二章三章亟贊中庸之至而四章五章特言中庸之
道不明不行之弊蓋大學一篇只知行二字該之矣
此書八道之方亦知行而已是以四五章已是知行
張本而下章以下悉言知仁勇三德知者知中庸之

屏溪集卷之三十六
道仁者行中庸之道而勇者勇於知勇於行矣更無不知不行之理實與大學相表裏矣其章章承接血脉貫通細究則無不躍如矣

第十二章

四條

首章章句道猶路也以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言之道固性之用也而以道字單言之實兼動靜體用其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之道已兼動靜體用戒懼乎其不覩聞慎乎其獨知者是動靜體用工夫而莫非率性事此君子之道道字亦兼動靜體用言之也

二節小大內外遠近淺深橫說也三節窮上魚下豎

說也橫豎中間許多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道所謂費也費者廣也極言其費者特明道之廣大無乎不在也若言其體則所以然三字外更何言哉

程子語一段自是別義蓋於此費處可見天理無私化育流行無處隔礙無時間斷以窮魚上言之其隨處發見真如流泉之活潑潑若以人心揆之勿忘勿助體道之自然而着不得一毫私意則體道之隨事發見亦活潑潑矣此子思之所以喫緊爲人而讀者所宜致思也云

既備言道之極其廣大無乎不在矣不言着工之地

則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因上文夫婦二字而特言造端之意以及察乎天地此下學上達自卑自邇之義也子思示人之意其密矣

第十三章 四條

道不遠人即上道不可離之意也

人之道各在其人之身以其道治其人則元無遠近之可言所伐之柯其則在於所執之柯則雖其至近而猶有彼此之別矣言其猶以為遠者實明人之道之尤親切也

眾人之人與以人之人當通聖人看之以人而盡人

之道則便聖人矣

下三節皆首節為道不遠之意若聖人率性性之也聖人即道也不遠初不須言也此學者為道之事以道不遠言之

第十四章 一條

素夷狄行乎夷狄小註雙峯說以蘇武洪皓言之蘇洪則義理優曉然至於許衡亦無難處最是元與清據中州百年矣不幸生於此者其處義絕難何以則不失於聖人行乎夷狄之至精至當底中庸道理耶彼蘇洪之以大朝人奉使被拘者有死而已如許衡

亦大宋方在當依和靖之逃竄歸宋不利則死無所恨此所謂易曉而無難也許衡則乃反甘心爲忽必烈之臣自附於訐謨之義全昧華夷之辨都無足說也第今生於虜長於虜而又其父兄方仕於虜者雖自謂講明義理慷慨于中環顧其身衣冠制度亦已虜矣既非一時被拘之人又無本朝可歸之地將若之何以爲夷狄禽獸也聖人之義莫大於華夷之嚴我今爲夷狄而莫之免也則寧自經於溝瀆以潔此身耶抑謂生長夷狄我亦夷狄矣不必憚於左袵只將自擬於變夷爲夏之義屈首爲臣耶自經既無端

左袵亦不忍矣惟是倡率義士附驥於真聖人而掃清中原復堯舜文武之舊儀者快乎第一等義而此非經生學子所容易料理况大運所係非人力可到則亦將奈何只可逃入深山與世相絕冠儒冠服儒服抱經自靖而已此恐爲今日中州士夫行乎夷狄之道也於此而亦有可慨然者我 國之科牌爵牒皆書虜號有志之士誠宜無以此自累而國俗不以爲恥故自少小不免於一例靡然真可惜也

第十六章

四條

中庸一書自首章至末章承接井井不紊獨此章上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下俱無下落此最難曉先師文純公先生謂前三章言修身齊家之極致後三章言得位治平之事而此章之插在中間者蓋天地造化之機即鬼神也有此大德之人則其使之得其位而必富貴之者固鬼神事其承前章而接後章者以此意看去似乎分曉先生此說至今思之却可有味捨此而求之終沒意思鬼神氣也以本註所引程張說觀之皆以氣言之而若朱子說則以一氣二氣爲言其主於氣者尤明白且大全語類論鬼神處無不以氣言之至有形而下之言鬼神之爲氣也無疑矣然以此全章論之以鬼神之爲德起頭結之曰誠之不可掩如此云則其言不見不聞體物不遺洋洋如在者雖莫非鬼神之能處而亦莫非鬼神之德之於此著見也蓋鬼神是能屈伸者而伸是實伸屈是實屈者真誠之爲故也今若單言鬼神則專主氣看可也以此而於此章亦專主氣言云則不可也以此章之兼理氣看而至於凡言鬼神亦不可專主氣看云則不可中庸一書自天命之性至上天之載固無非氣之流行上事而子思所主而言者專在理焉此章雖專言鬼神事而其所主亦在於鬼神實然之理矣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侯氏以鬼神與德分形而上下蓋鬼神氣也德則理
也不但侯氏之說固似有見朱子亦以鬼神專言氣
而至曰形而下德則誠也朱子之意豈亦不以鬼神
與德有形而上下之分耶然而或問引程子只好隔
壁聽之說以斥侯說朱子之意蓋以爲鬼神非不是
形而下德非不是形而上而此言鬼神之爲德者文
勢命意專主爲德而言實贊鬼神之德若是其盛云
不可以鬼神與德對待而分形而上下也至以人之
德爲比人具形氣豈無形而下之可言既曰人之德
則只言其德而已不可分人與德各爲一物而言之

也其曰只好隔壁聽者侯氏之以鬼神與德分上下
者似不失義意而於此爲德上必欲分之者實不然
驟聞則似好而細究則失之矣此其所以必引程子
此說而斥之者也講學者於朱子此說難於區處以
爲必將鬼神與德爲一然後可不悖於朱子斥侯氏
之本意也或以鬼神主理看而與德爲一或以德字
氣上看而與鬼神爲一皆非朱子本意不可不知矣
子思則從理說下故首贊鬼神之德之盛繼言不見
不聞體物不遺洋洋如在而謂其如此者莫非誠之
爲也其德之盛於此著見云朱子則逐文訓釋故鬼

神則以一氣二氣言之不見不聞則曰鬼神無形與聲體物不遺則曰陰陽合散之所為洋洋如在則至引孔子其氣發揚之說專主氣言立言之體訓詁之法義意各有所主其所不同者未是不同也正宜潛玩也

訓詁者訓釋其字句之意故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下訓詁以鬼神陰陽釋之主氣說去而至於章下摠論則從子思本意以為不見不聞隱也體物不遺費也實主鬼神之德言也

第十七章

一條

天之生物舉物備言人材屬人篤屬天栽如人之為善傾如人之為不善培如天之保佑覆如天之降割也

第十八章

三條

詩曰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論語集註曰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此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下章又言繼志述事未知太王王季文王之志果如何哉於此而謂之可疑則聖人之道寧有可疑者也真大聖人作為非小人之腹所可測度者也第武王牧野之事受既自絕則應天致

厚澤集卷之三十六
討自是達權之義誠與唐虞之授受同歸時中而至
於太王翦商之志云者終不敢知矣橫渠以爲此事
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者十分嚴
密云今雖天王道衰若天命未盡絕則君臣之義天
經地誼何敢有一毫他意哉况太王遷岐在小乙之
世其後百數十年受始卽祚太王之世與武丁六十
年相終始矣當是時殷道復興號稱高宗天命之絕
不絕已不可論太王顧安得而有翦商之志也不但
不宜志之誠亦不敢志矣抑有一說太王亦聖人之
前知者見文王以上聖之資自當商道衰微之際周

命維新之運矣此等氣數果能前知則此實天命之
不可違者隨天意而傳之王季以及於文王而已此
固不期於翦商而自歸翦商之基矣豈以太王之聖
當商運未衰之時已陰有翦之之志哉文王亦知天
命而順之歸之於自然而已若謂容有些兒意思間
其間則文王寧有是哉

此論大舜與武王煞有分數亦可審也

禮之大體不過有二親親也貴貴也於此等殺而節
文著矣此言士庶大夫及期三年之禮已盡其大項
事他許多等節皆自此推去聖人之言其簡當如此

夫

第十九章 一條

郊社禘嘗雖大祭祀不過一段事如何明乎此則其於治國易於示掌也蓋祭祀之義茫昧難明非深明乎義理無以十分盡知且雖明其義天人之際杳冥難測始祖所自出之祖亦難憑依若非誠敬之功盡到無一毫人欲之偽而純於天理者曷足以感格於所祭之神耶以中庸言之戒懼慎獨動靜純於道也以大學言之格致誠正表裏無私邪者乃能明其義而克踐其禮矣此亦所以致中和則自底於位育明

明德則終可以治平矣

第二十章 三條

中庸三十三章首尾次第脉絡井井而又就章章言之首尾脉絡亦井井不紊若此章則又是一箇大文字節節相承條理極細尤宜審玩

章句生知安行知也學知利行仁也困知勉行勇也困勉固屬勇而安行行也胡屬之知學知知也胡屬之仁也生知則知之真既知之真不待着力自然而行故行包在中學知其所知之也亦用力窮格推到十分盡頭實力行一般故知包在行中矣

章末呂氏說朱子嘗疏進於孝宗此又編入者蓋謂學者變化氣質之工莫切於此也夫人之生稟天之氣而形成焉稟天之理而性具焉形既成矣則上面莫不有流行之氣如目之氣能視耳之氣能聽至於鼻口手足皆有能臭味能持行之氣惟此百骸之氣之精爽該貯於方寸而虛靈不昧又能主宰於視聽臭味持行之氣即所謂心也此言才者亦心之一名朱子論孟子才字以爲能運用做事底語類又謂才者心之力也合二說觀之才之爲心明矣理者純善故所稟之性均善而無惡氣者不齊故所稟形氣清

濁相雜雖曰精爽而本相雜中精爽故其才固不無昏明強弱各自不齊矣昏明強弱豈耳目口鼻之所由而變化之工又豈可責之於軀殼血氣耶呂氏以昏明強弱專歸之才而變而化之者亦專靠之才蓋心之氣有清濁粹駁之不齊而聖凡之有別然靈昭活化非局定之氣而有可以變化之故學者必知其如此也持養此心省察此心使心之動靜云爲一循於所具之天性則稟初之昏明強弱有不足論而同歸於聖域此變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若如近來儒者之說聖凡之心同一清粹而變化氣質則退低一等

歸之於軀殼其於呂氏之說朱子之意得無相悖否

第二十二章 一條

盡其性之性即上天命之性此本然之性而着在人
物上言之故不得不如此章所言之各異也聖人之
盡之也使各盡其性之當然於人則使盡其仁義禮
智之性於牛馬則使盡其耕馳之性於鳥獸魚鼈則
使盡其咸若之性而已不可以性之本同一理而盡
使之同其性於一我矣既曰性則已是理之就形氣
上說故雖本然之性固不妨於不同也此所以首章
章句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也

第二十四章 一條

至誠之前知心虛理明災祥妖孽靡不前知不但三
代損益之可知又不但千歲之日至可知之而已也

第二十五章 三條

此章言誠者自成與誠者物之終始皆贊誠之實然
之德則莫非自然之道每疑於言天道矣語類誠者
自成一句是孤立懸空說云者特煞明白擺那多少
疑惑蓋謂誠者本如此自成本如此終始者是懸空
說以其先言誠之體段之故也至自道與誠之者始
言學者反誠之工此所以爲人道也

章句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以心言本以理言用心與理之言本言用名義似倒而有是心則實理斯具所以為本也道者人之行此實理者也是謂之用也

章末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之誠者與上文誠者不同而自成字亦雖同而意少異上文誠者皆懸空說誠之體段此誠者即就人之誠之而能誠之者言之也蓋言能誠之而能自成己則誠之道自可以及物而自然為時措之宜也自成者誠本自然而成云而自成己者誠之則自能成己云也此其意亦少異也

第二十六章 二條

至誠無息先儒以無息謂進德次第非是至誠己是聖人十分地位何更進德等數之可論第雖至誠地位不可自謂至誠而無所有為也必至誠之道無少間斷能悠久而博厚高明此文王所以有不己之工也

言地而曰振河海而不洩又曰萬物載焉章句曰振收也天地之間莫大者海也然不過地上之一物也地能包海海載於地矣語類曰地之下與四邊皆海水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與中庸此說相反

可疑天地大陰陽也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豈獨水一箇物反大於地也天文書曰地在天之中間長廣厚博各三萬里而地之上下四旁去天亦各三萬里云若四旁與下皆水也則其多不啻五倍地矣寧有此理且月本受日光而得明焉若地之四旁與下全是水則日月不得不由水中行矣雲霧所蔽其光猶翳三萬里水淡日光何能透照於月而月受而明之耶此當以中庸此說爲準未知語類所錄本意果無記錄之誤耶當更博議於知者耳

第二十七章 三節

此章亦言人道而首三節盛言聖人之至道則疑於天道矣然至故君子一節始言至德此乃人道也果能成此至德則至道凝焉

論語溫故之意只是尋繹舊聞蓋索義理之精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亦溫故之意也似當屬道問學崇禮亦約禮一般似屬尊德性矣然此節文勢分十句以上五句皆屬之尊德性下五句皆屬之道問學章句分屬蓋從文勢而然矣

或以尊德性道問學分知行而疑與論語博文約禮工夫先後相反此不然博文約禮如致知力行此尊

屏溪集卷之三十六
德性即涵養事以工夫次第言之涵養當在致知之先不可與博文約禮之知行工夫并論而疑其相反也

第二十八二十九章 三條

此二章承上章不倍不驕而言云文字中不必言不倍不驕在下者不自用自尊則其不倍可知在上者德至於無惡無射則其不驕可知矣

二十七章既言有至德則至道乃凝之意矣上章則以為如孔子之聖實有至德宜可以行至道而以其不得位之故只得從周而止於不倍而已至下章在

上之人既有其位乃可以行至道則先有此至德可行至道故君子之道以下形容其德至大至盛之意矣

二十七章優優洋洋二節以道之巨細大體說此二章三重為王天下者言之故就政法上襯貼說議禮制度考文王政之大略舉矣

第三十章 一條

言夫子之至德而并舉小德以明表裏之盛下二章至聖至誠之分言者先言小德之著見於表者繼以大德之敦化於裏面者終之此皆先言用後言體先

言道後言德之一例也

第三十一章

三條

聰明睿知皆屬心知是心之知覺睿即知之通慧處
聰語類以爲便是知也蓋聰明非是耳目能聽小音
能視微物之謂也耳之所聽心能悟所聽底理者聰
也目之所視心能辨所視底理者明也與論語朝聞
道之聞意一般此至聖清明純粹之心能如此也章
句以聰明睿知言生知之質而此四字實屬心界分
非泛指耳目軀殼之氣質而言也

睿知之知與智同而聰明睿知即從氣稟上言之也

與禮智之智之從理上說者體段別異也蓋以爲惟
聰明睿知之心其仁可以寬裕溫柔有容也其義可
以發剛強毅有執也禮智亦可以齊莊中正文理密
察而有敬有別也至聖以下之人則雖同賦此仁義
禮智之性初非有聰明睿知之氣稟故仁不能寬裕
溫柔義不能發剛強毅禮智亦不能齊莊中正文理
密察必加修爲之工能變其氣稟終至於聰明睿知
之境以盡誠之之道然後始可以言容執敬別之德
矣

章句五者之德充積於中云非是四德之外又有一

箇德也又非以聰明睿智亦謂之德也只是就聰明
睿智上言其德則四德之渾然處也以渾然者而隨
其著見之粲然者言之即四箇德也章句之意蓋如
此也

第三十二章 一條

上章言至聖此章言至誠非各有等分也只是一箇
上知聖人也就一聖人分上而上章指外面小德之
莫不尊親者言之此章指裏面大德之非聖知不可
知者言之

第三十三章 三條

首節衣錦尚絅蓋以君子真實無偽之德必有本有
體而自然著見者言之其自外約之以及於裏面骨
子者此由萬事而合為一理之義也

章句以第二節孔昭屬慎獨第三節屋漏屬戒懼而
第三節章句曰不待言動而敬信云首章戒懼專屬
靜可知而下不顯篤恭等語其皆屬靜亦明矣
上天之無聲無臭在人即天命之性也

劄錄

貞悔之意洪範註略備而國語云云一節可疑蓋每
卦內貞外悔為一說卦變則本卦為貞之卦為悔為

厚溪集卷之二十一
一說以一貞八悔言之單乾爲內卦而乾之外各加
八卦則乾爲一貞而八卦爲八悔也以一卦各變爲
六十三卦者言之重乾爲貞而變而爲六十三卦者
爲悔也國語所謂貞屯悔豫乃六十四卦之變也以
屯爲貞則屯之變而爲悔者六十三卦矣今日皆八
是也其於六十四卦之貞悔而以一貞八悔言之不
可知也 壬子錄下同

洪範惟星一節最難曉上下文意不相貫此則朱子
謂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
段今不必承上文說而第以星之有好說民之有好

惡以月之從星說師尹之從民好惡從民而同其好
惡則卽大學所謂民之父母也以師尹近民之職而
與民同好惡爲民父母則其大而卿士上而王者從
民所好無失其政者可知矣若只言月之從星而日
月無失躔度亦可知日月旣不失躔度則歲功自可
成矣如此則君臣上下不失其政順民應天雨暘燠
寒風以時來備休徵之至又可以見之矣

天人之際以拘儒俗學觀之誠茫然不可知而惟見
於詩書則善惡之於禍福不啻影響聖人之言豈有
一毫假借哉第天道不可得以見只可就民心上占

之民之所好天必好之民之所惡天必惡之此書所謂天之聽視自我民聽視也民固至愚而其心則靈若其眾心所同處至神者存天之好惡安得與之相違也橫渠曰眾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在焉欲知天者占之人可也斯言真有見處矣

秦誓惟人萬物之靈註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其知先知其覺先覺云云蓋謂人之稟氣比物最秀故其心單指氣最靈知覺不昧而所具者為四端之理也聖人之稟氣於人之中秀而又秀故其

心又為靈之靈

靈之靈之語見小註陳氏說

不待勉彊自能先知

先覺於此觀之眾人與聖人其靈覺之心誠不能無別矣

旅獒狎侮一節意不攝戒獒不可知只是申言慎德之意否

農巖雜識心物也性則也道心雖原於性而不可直謂之則既曰心則亦只是箇虛靈知覺底物持其所感動者義理之公耳以此而言道心是物之循乎則者也人心則物而已矣農說此論道心處好矣惟人心則物而已者可疑人心道心之別只在靈覺之所

感者有義理形氣之不同而已其為氣之感而理之乘載發現則同矣何但道心是靈覺所感而物之循乎則也人心亦靈覺所感而物之載是理而發者也但不可謂一循乎則也蓋人心所感者雖由於形氣實兼善惡其善者便是義理亦可謂循乎則而惡亦不可不謂之理然則人心何可只謂之物而已耶人道皆從靈覺發出者而後來諸賢類不免錯看於人心生於形氣一句以人心為形氣所為不知此靈覺之心為我之形氣耳目口鼻四肢也而發者即人心也農巖之說人心者無亦類此耶

明道曰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其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明道說止此按此馬底性牛底性雖耕馳之不同而猶謂之率性率性之性即天命本然之性而其不嫌於不同者只是本然之性亦從此理之墮在形氣後而單指其理而言者也蓋以其本之理而言則謂之同無不可以其成性言則謂之不同固可也孟子所謂犬牛人三性實言其本然之性而不害其各異也明道此說也有來歷若以其各異者

而孟程所言之性撥歸之於氣質之性則千萬不是

癸丑下同

論語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註朱子謂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篤志亦問學之意耶篤志二字恐屬行未可知

三淵集漫筆辨以為佛家空寂之說至禪而大翻窠窟自宋以來禪學以靈昭不昧妙用不滯為宗惟是不分真妄以作用為性陽明之致良知蓋亦有見乎心之能而無見乎性之真所謂省察擴充只成得作用是性而已禪學之異於儒以其爛用而昧體也竊

謂三淵博觀羣書少時亦致力於佛家文字其摘疵而呵之者亦得其要矣蓋吾儒所謂虛靈知覺者即彼所謂靈昭不昧也吾儒所謂應萬事者即彼所謂妙用不滯也第未論虛靈知覺與靈昭不昧皆此心精爽之氣之能也吾儒本天故以虛靈所具之道理仁義禮智為重使此心之虛靈知覺必能窮此道理日間作用皆從此道理出來禪家本心故不知性之真只任此心之靈昭不昧而初不以天理為主不肯窮格於道理其終至於猖狂自恣其所謂靈也知也能也儒釋元無少殊而其用之懸絕甚於天壤矣第此心

屏溪集卷之三十一
之精爽即是氣也氣者不齊故聖人之心稟清明純粹之氣物欲無以爲累其知與能者俱不外於義理衆人之心雖其精爽而猶不無濁駁之多少相混故天理之未免爲掩蔽而或不能直遂此學者必操持此心無少放逸先明諸理欲善惡之辨使此精爽之不能無濁穢者日歸澄清而其知也能也必出於義理之正而無或至於自恣而妄作矣淵翁於禪家誤處可謂言之之切矣然於此單言氣之心謂無聖凡界分者抑獨何見也

向來知覺之論爭端不一農巖則主於屬心謂不可屬智吾輩自初只主先師屬智之說每以爲知覺是智之用近來詳究朱子說而益體驗之農巖說亦自有見而猶有說得不備對農翁辨說本不失正義而猶不能觀盡農翁本意而亦說之不盡也何者心單言則氣也人之所稟五行之氣之精爽聚貯於方寸中者也其爲體段本自靈靈昭昭活化不測而其所該之理卽性也從古聖賢論心每滾說性理鮮有分別說來而至朱夫子始以虛靈不昧虛靈洞澈心之神明等語形容此單言氣之心之體段其曰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

答潘謙之書

知覺正是氣之

虛靈

答林德
又書

此等知覺只指此心精爽之靈靈昭昭

有此能知覺之體而未有所知覺者實如上所謂虛靈神明等意元不是成箇知覺如孟子所謂先知先覺也輯註所謂知謂識此事覺謂悟其理之知覺也語類曰知覺不專是氣先有知覺之理理與氣合便能知覺此蓋此心之靈昭雖知覺不昧及到那成箇知覺如知寒也覺煖也則必理合後事也不可以單指靈昭之能知覺而已者而當之也若就合理氣成知覺者指言其理則四德中智者是己此仁說所以知覺之屬智也蓋農翁則有見於靈昭之能知覺者

為心之體段也謂不可以屬之智一邊而不復備言成箇知覺之合理氣者其辨農翁之說只言其知覺不可屬智之非亦不復究乎心體能知能覺之實兩下之千言萬語終歸參差若各知兩說之俱有所主而通貫之不相妨則皆有所歸宿而似沒爭端今若就未有知覺之前指靈昭之能知能覺之體段則只是氣也農翁所謂屬心者亦自有見矣又就有所知覺之處而指其識此事悟此理者則即合理氣也其理即知之體非智耶此先師所以屬智者也未知當時何不通兩說而觀之也恨未及以此而質之於兩

先生也 戊午下同

農巖答金道以書朴君之言云云一書論知覺備悉而下段謂知覺之理只如此而已亦何必切切然彊屬於仁義禮智然後方免為性外之物哉似煞可疑心之氣雖虛靈知覺而其虛靈實五氣之精爽也必於一氣之中看得那五氣五氣之中亦認得那一氣可也今夫虛靈知覺之氣既如是則其理也亦一性渾然然就其渾然而區而別之則因五氣而五性已自粲然矣性本理也性外無他理所謂知覺之理何必彊屬於仁義禮智之性者何也果如是則知覺之

理其將別討於此性之外也其可乎農翁之意每謂智是四性之一知覺即是心之全體不可以知覺之理彊屬於智之一段此看智字小了也四德之中仁固包四者智亦成始成終而四德包焉蓋心之動處皆仁之理而朱子言會動是惻隱之心無論四端莫不知之而後會動其知之之理求之四德中亦只是智矣此所以智之包四者而其用之廣可與仁配之矣由此觀之就虛靈知覺言其上面理則只是渾然之性也及其知此事覺此理等知覺則莫非理氣合而後成者也求其理於五性之中不得不曰智之所以然也學者

當於知覺之說必先明單言氣與合理氣而區別看可也

朱子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語類性情蓋謂能動者是心而乘此心之動而流行發動底是性也此指動以後言也栗谷謂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所謂氣者指心也其發之者氣與動處是心者一意而其所謂所以發者理言使此氣而發之者理也云與動底是性差不同栗谷之言又推上發動之所以然者言之蓋心氣也能造作運用性理也性不能自造作運用然畢竟心之能造作運用性使之然也而及其

造作運用也性必乘此而流行著見其性使之然者即栗翁所謂所以發者理也之意也性必乘此流行者即朱子所謂動底是性之意也必合朱子栗谷兩說看始備己未下同

語類曰心比水也性水之理也欲情字水之流也才水之氣力能流者只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倣合着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語類卷之五性情心蓋謂性單言理故本善一定無不同情與心與才着氣言隨人稟生得來而各自有別云矣此可為單言氣之心聖凡不同之

證矣

語類先生曰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直卿發明其說以為其體之體不是體用之體乃體質之體猶云其質則謂之易也心字各有地頭說如孟子云仁人心也這心是合理說顏子其心不違仁是心為主而不違乎理性情心意朱子此言心謂有動靜而以易言之是單言氣之心而勉齋之解之也引顏子不違仁之心真得朱子本旨矣

神字本鬼神之神專是氣上說而其用處極多般程

子言其用謂之神妙用謂之神如神妙不測等神皆指氣上顯行之理言之若通書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又如正蒙一故神等神皆專指理字說更加詳之

朱子於庸學序孟子没下直承之以二程其序石子重中庸集說則曰濂溪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云云其所權衡不可知也

第濂溪所論中和之說雖略見於通書非如二程之有表章發揮之功故庸學章句序則不言濂溪矣豈

以濂溪之啓鍵於二程而謂有歉於繼絕學之統耶

乙卯下同

程子四箴以視聽分屬心性如情意之分屬蓋目之視活動流注如意之計較商量耳之聽無所造為如情之發得自然故爾然視之聽之莫非心也所以視所以聽亦莫非性則兩箴文意當互看亦如情意之情莫非心之為也意亦莫非性之所以然者也

性發為情

心發為意以情意分屬性故引此譬喻之

厚齋問於允翁曰水寒火熱是本然之性抑氣質之性答曰此非氣質之性却是正理

厚齋語錄

竊想允翁之

意水寒火熱是當然之理固不可屬之氣質之性而一寒一熱蓋亦氣質之故則難於直謂之本然之性答以正理耶朱子曰火之性情元是個熱水之性情元是個寒天之性情是個健

見乾卦卦象下小註

又曰有這個

四段氣有這四段理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

上徐子

融問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于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先生曰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才卿又謂有性無仁先生曰此說是他

指枯槁

不會稟得此道理

語類入物之性

又

曰犬牛人之形氣既具而有知覺能運動者生也有

生雖同然形氣既異則其生而有得於天之理亦異
 蓋在人則得其全而無有不善在物則有所蔽而不
 得其全乃所謂性也今告子曰生之謂性是指形氣
 之生者以為性而物無不同矣孟子以此詰之程
書大全又曰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犬牛之
五十卷性亦具此道理否語類人大抵人物俱稟得天地公
 共之理氣以生各就其稟賦上單言其理則即所謂
 本然之性兼其氣質與是性而言則所謂氣質之性
 也顧此本然之性即程子所謂性即理者也將此上
 面理字而說下來則謂本然之理似可而必曰本然

之性者何也蓋性理雖一也理字則泛稱也性字則
 理之各賦於人物而人物之所各稟得者始指謂性
 也是以自理一處觀之人物同一理也自成性者言
 之人物之氣稟既異故其所得之性各有不全之
 不同而千萬絕異人性之仁義禮智牛馬鳶魚之耕
 馳飛躍各自為一性此分殊處而萬物各具一太極
 者也然則雖其異矣此正本然之性不可以其異而
 謂之氣質之性也至使仁義禮智耕馳飛躍之性兼
 氣而言之後各不無善不善者始可謂氣質之性也
 火熱水寒朱子既并與天之健同科而言附于熱大

原溪集卷之三十六
黃寒并謂之本然之性者先生許之而又許其有性無仁之說至論犬牛人之性則其言人物所得之理有全不全者乃所謂性也本章下又以仁義禮智言人之性而謂豈物之所得以全哉以此觀之雖曰本然之性不嫌於各自異者可以曉然矣今日本然之性理也理者通天下一理人物無不同也至以為昆蟲草木各具仁義禮智陰陽亦各具健順之性也其果成甚道理九翁之只曰正理而不曰本然之性者猶不無意在耶然若更問之曰性之稱氣質本然兩段而已水火寒熱之性必欲區處去則當屬之何性

云則先生既曰不可屬氣質之性則亦豈不從朱子之正論而謂之本然耶 乙丑下同

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又曰不能盡其才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孟子之意似若以才謂人人皆同而其為不善者非才之有不善也乃人之不能盡其才也元非天之降才有殊云矣程子則曰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又曰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 見性理大全三十一卷二十一板 程子之意以為人之稟才各有善惡云也孟程之言才何若是之異也第程子之言則朱子以為伊川所謂才與孟子言

才小異而語意尤密性理同卷二十五板然則程子之得失無

要可議而孟子之訓亦豈有未盡而然哉尋常疑之

反復思之言各有所指當從其地頭看朱子曰才是

心之力也又曰惻隱羞惡心也能惻隱羞惡才也又

曰心譬水也才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性理同卷二十四板蓋

心本氣也程子氣清才清氣濁才濁者實從才之本

稟處言之也心之氣雖清濁粹駁之不同以有賢愚

之別然論其體段靈覺活轉其可以變化者無賢愚

皆同孟子每主性善之論故只指靈覺活化之無賢

愚皆可以循此性之善者而言以為非才之罪也由

此言之孟程之言才者各有段絡而初無異同真可

謂前後一揆也惟是孟子以其運用做事底能處言

之故本文輯註只言才而不言心程子以其才之本稟處

言之故只言氣而不言心朱子則以為孟子所謂才

即心之能者而程子所謂氣亦心之本稟之氣也就

其中而特言心字其義始備蓋氣有清濁故心亦有

清濁心有清濁故才亦有清濁而以其靈活也故無

清濁而皆可以為善孟子取其靈活之皆可以為善

者謂非才之罪而降才非殊程子為慮後學因孟子

非罪非殊之訓而認才之元無不善也直從其本而

悉言氣之有清濁以明才之有善不善也此孟子才高而其說後人自難推到程子極本之論朱子所以謂尤密也此亦不可不知也

程子論下愚不移之才曰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其肯學亦有可移之理南軒之言曰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此自不殊觀於此才字之義庶幾可明矣人之稟才非如性善之皆同既出於氣則實有善不善之異而以其靈活而能爲善者則無賢愚皆同云耳

虛靈不昧心之光明也具衆理性也應萬事情也張子心統性情之說朱子引此於明德之訓而以爲此說最精密然而明德章句不曰心統性情而必曰虛靈以具理應事何也朱子訓詁之法字字各有輕重緊歇虛靈本心之光明莫非心也凡言心則心之所稟清濁粹駁無不包言故聖凡千萬不同若以凡言心字而釋明德則明德不免聖凡之各異其必以虛靈不昧言之者雖堯舜桀跖清濁粹駁之極不同者其虛靈則皆同有故以是而言之蓋爲其明德之聖凡皆同也又其不曰情而曰應萬事者亦有意在若言情則情實有善惡亦豈聖凡之皆同耶今日應萬

事而已則聖凡亦無不同譬如目視耳聽雖有明不明聰不聰之別只言目俊視耳俊聽則天下之耳目皆同也以心字而泛言之聖凡之清濁粹駁實皆兼指故就心上而特別那虛靈而言之者極精妙朱子訓詁之意誠不可草草看也

明德之明者以其心之氣之虛明也德者理也誠如心性之各自爲物也然若於明德二字以心性分屬看者大不可此德只是虛明所得之理故其德本明云以文理釋之即明底德非明與德也

莫非理也而該於心之理謂之性也莫非氣也而該這性之氣謂之心也性該於心心該夫性混融無間似乎一物然性者單指其理而言故爲形而上之道心者單指其氣而言故爲形而下之器此其不相離之中亦可見不相雜之實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朱子撰伊川年譜言東坡處皆稱以東坡後與汪尚書論辨蘇學之非而伊譜中東坡字皆改以蘇軾東萊書以爲此若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則恐害治心之道朱子答書謂蓋其初失於契勘後來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然謂其因激增怒則不可

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感既淡則此之辨當愈力其操縱低昂自有津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觀此則君子處義之先後緩峻雖或有異同自無害義而大抵攻小人雖過於嚴峻恐亦無甚害義也

戊辰冬

孟子叙言口耳目之同而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蓋理與義者心之所具也即本善之性也今只以心所具理與義之同然云則其心之氣之不同可知語類口耳目等亦有

昏明清濁之異如易牙師曠之徒是其最清者也心亦由是而已夷惠之徒正是未免於氣質之拘者所以孟子以為不同而不願學也朱子之意以為不但口耳目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心之氣亦如是之不同云夷惠氣質之拘云者非泛指軀殼氣質正謂心之氣質之各拘也自孟子已有聖凡心之氣各異之意故朱子乃推演而明言之也

己巳正月

○朱子說見語類孟子本章

未段

庸序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又曰所以為知覺者不同勿齋以此虛靈知覺謂心之體用格菴與新安皆

以知覺只謂之用則大體與勿齋同矣第虛靈知覺一而已之一與下句人心道心異者之異相對爲眼虛靈知覺只指心之體段故謂一而已人心道心實指心已發之用故謂之異也既是體段則即未發時也所謂虛靈知覺特靈靈昭昭能知能覺之意虛靈與知覺未始各有一意是爲體之一而已也至下所以爲知覺則此虛靈知覺底體段發而爲有所知覺而不能無人心道心之異者也上下知覺語同而義特別也朱子於或問言之已詳其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未有所知覺者此實言知覺之有體用也

能知覺者知覺之體上虛靈知覺之知覺也所知覺者知覺之用下所以知覺之知覺也朱子之意本自有區別說而勿齋諸儒以下文知覺之爲已發之用而賺連上知覺者并爲虛靈之用長使後學因循而曖昧之可勝歎哉

庚午夏

性該於心心該那性如水之盛於器而器之盛那水也性即理也心即氣也元不相離有似一物然理自理氣自氣各自爲一物矣第單言性則無不善單言氣則本不齊是以由性而言則心亦善孟子所謂本心良心盡心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心本善等心也皆

屏溪集卷之二十六
以性之純善因心氣之清明時直遂者言氣之本稟
於此而無可言故心亦同善由心而言則性亦有善
惡孔子所謂性相近荀况所謂性惡楊雄所謂性善
惡韓愈所謂性三品佛氏所謂作用之性程張所謂
氣質之性等性也皆以心氣之不齊兼性而言故性
之本善因氣而亦不能無善惡近來論心性者於心
之善者不知其由性言而認以為心氣之本善於性
之有善惡者不知由該性之心氣有不齊而汎以軀
殼氣質之有異而然也此蓋主心純善之論故以由
性而言心者取證於單言氣之心於氣質之性亦不

肯以心氣兼言必歸之於軀殼之氣也此其病源所
在也不可不知也 庚午臘

酉峯撰美村遺事而美村以為栗谷見解超卓而至
於做事處則必推牛溪以為可任經綸清陰之撰牛
溪神道碑則言 宣廟問李文成成某之賢予已聞
知顧其才如何文成對曰獨任經濟臣不敢知其為
人好善好善優於天下云云栗翁於牛溪不稱才而
稱德美村之言則栗翁以做事之才許其經綸云未
可知也以後學而讀先賢之書揆已行之迹牛溪先
生誠篤行君子未必特以經綸言之而美村之言必

矯栗谷之意而以經綸稱之者何也抑歐陽子必言
政事之意耶

癸酉秋

余於大學明德章句氣稟所拘之氣稟以心之氣稟
看爲聖凡心不同之證近來心純善之說者以此氣
稟歸之於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形氣之爲拘而曰心
則聖凡皆同此固不然今看誠意章或問以爲既有
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
蔽之天命之本然不得以著此四句語與明德章句
同一義意也以形體與氣稟對待言之則此其氣稟
之指心言者十分明白章句所謂氣稟所拘果非心

耶蓋明德二字循名釋義是明底德也德卽性也明
字以此德之具於虛靈而帶虛靈說來故稱此德爲
明德然其體段義意明字虛靈字實而重在德是以
勿論堯桀賢愚而所謂明德一般純善矣若如一種
言議以明德心爲主而至或專以氣言之如此則聖
凡之明德何能純善但明德本體雖明其有時而昏
者如本然之性本體雖善兼氣質則亦不免或善或
惡明德之體雖明實該於心之氣稟而心氣有清濁
人欲亦因此心氣之濁而生故明德實爲心氣之拘
人欲之蔽而有時而昏矣正與本然之性因心氣之

用事有時而惡者實一而已而言之異也是故序則全以性起頭而未乃言復其性云云此正明德之昏而用明之之工以復本體之明之意也第以此觀之章句氣稟之云其謂心之氣稟者明矣前此讀或問每泛然看過今忽覺之朱子本意果如是矣自幸於此所見不差故朱子章句得朱子之言而證之未知以章句之氣稟為形質者更何以為言也戊寅至月聖凡心同之說皆主或問氣質有蔽之心一句蓋謂心則勿論聖凡一般清粹而只為外面形氣之稟所蔽以至明德本體有時昏昧云此其文義本不如此

蓋心性雖不相離而有似一物實不相雜各自為一物心單言則氣也性單言則理也朱子言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自本原而異人之心以正通之精英故堯舜桀跖之心雖皆虛靈心之體段即是氣也則聖凡何可同也不但聖凡異也凡人之中其清濁粹駁之不同千百其狀此言氣質有蔽之心云者以為上智大賢其為心能清明純粹故乃能全明德本體以下凡人則其為心之氣質濁駁相雜而自蔽其所具之德且心既濁駁故耳目口鼻之接於物則心之本稟濁駁者感於物而欲必生焉以至於本

明之體昏而不明此正釋章句氣稟所拘人欲有時而昏一節也讀章句或問者誠宜於此着眼看也

卯

同夏正

或謂凡言氣稟者指人身形質之氣稟也心者氣之精爽也既各異稱子必以章句氣稟所拘或問氣質有蔽序文氣質之稟不齊等語皆喚心說豈不名目之相混乎余曰不然心與氣質氣稟對待言則有位分之各異而心本一身氣之精英故統言氣質氣稟心包在其中此等只言氣稟而不言心也不得不包心看又心反為主也觀其文義自當如此也以序言

之只言軀殼氣質之不齊而不包心言則其下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云者形殼氣質果能當知之全之事耶且聖人聰明睿知分明是指心言則上氣質之不齊非是包心言而果亦相照應耶此等處若明着眼看則不得不主心看也

或謂氣稟之云或可以心之氣稟統看而氣質之質在心言則不過圓外竅中之一箇肉塊此朱子所謂菡蒲茯苓可補之心也虛靈不昧之心何可以質言耶曰此未之考也性相近之性集註以兼氣質有善惡言之程勿齋以為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

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其所言氣質皆於氣字中言之變化氣質等質字本非形質之

質也勿齋言見於唐板大

曉枕誦中庸至費隱章更思之有可以見人物五常之辨矣鳶之飛魚之躍鳶魚當然之道言其費也其飛躍之所以然即鳶魚之性隱也此費隱字的是應上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二句蓋天命之性道之所以然隱也率性之道性之所當然費也鳶魚之受天理而為性者所以飛所以躍故其率性而為當然之道者飛與躍也道費而可見性隱而不可見觀於率性

之道可知不可見之性也是以見人之有惻隱辭讓之道可知人性之有仁義也今於飛躍上何以謂其性之同具仁義也若必以鳶魚之性與人同而俱稟仁義之性云則鳶魚不能率鳶魚之性也其將謂率人仁義之性而為飛躍之道耶然則鳶魚獨不能各循其性之自然而性與道各異也性道同一句亦將何以區處禽獸亦具五常之說於此一段可辨其千萬不是矣辛巳二月

孟子曰君子所性分定故也又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曰分定者仁義禮智人分上所定之性

也近來以五常之性通人物言者觀於此分定二字其大謬可知也

癸未三月

浩然之氣朱子以盛大流行釋之然此本非別一段氣在人而為浩然之氣也不過是心單言則氣君子養心之工戒懼慎獨格致誠正言言事事發皆中節莫非道義之配則俯仰無忤自覺其浩然矣特是孟子知言集義勿正勿助而善養後氣象也此實聖賢心發用上認取得也心之氣聖凡不同已屢言之今不須更有云云而心氣既人人各異則其用之浩然豈人人而可言哉集註言氣體之充充體之氣即血

氣也朱子豈以血氣為浩然耶只是心之氣本一身百體之氣之精爽而其發用也亦從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處做將去是之謂體之充也非指百體上所該之氣之流動者謂之浩然之氣也其復其初云者亦非人人稟初已有此別般浩然之氣而本自浩然云大凡無論聖凡不同之心皆能虛明不昧活化不測雖稟初濁駁之類養心之工至則自能盛大流行而亦可以浩然稱之也其謂本自浩然者非本已浩然謂本自可以浩然之意蓋孟子不曰心而謂浩然之氣故後之讀此者不知其心上究竟而求於沒把捉

屏溪集卷之二十一
底每稱真難言也此浩然之氣起頭始自不動心三字而其善養之工畢竟專在於勿正勿忘勿助長之語程子以此爲正心之要法則浩然之氣明是心勿忘勿助長後發而中節者言也若此則似非至難看也覽者宜詳之

甲申春

朱子論太極陰陽而曰一而二二而一心與性亦然蓋孟子曰仁人心也以心無無仁之心故直以仁謂人心子思亦曰仁者人之所以謂人以人心之莫不有仁也思孟之言俱以心與仁爲一而言也朱子言心氣之精爽心單言則氣也程子言性即理也

性亦單言則理也程朱之言皆以心與性爲二而言也其曰一者性心之理心性之氣而性不離心心不離性本混淪無間故是之謂一也其曰二者心性各以理氣言則心氣性理不能不爲二也以一而言之朱子每言性心之本體栗翁亦言發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此亦朱子性爲心之本體之意也以二而言之心性各有體用繫辭寂然不動心之體感而遂通心之用中庸之未發已發亦以心之體用言也孟子仁義禮智性之體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之用也通書之誠與幾亦以性之體用言也心性體段元來如

此從古聖賢之論亦不外於此而但或從一而言之或從二而言之千言萬語無不各自的當而後學之讀聖賢書者每患不分頭緒胡亂說去此皆不知朱子所謂離合看之意一切舛錯類不免金屑之翳眼可勝歎哉

甲申五月

朱子答陳安卿曰王丞說魂卽是氣魄卽是體却不
是須知魂是氣之神魄是體之神可也論魂魄說多
矣未若朱子說之的見說到也

屏溪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